

「是否-V(N)P」句式的由來*

魏培泉

中央研究院

現代漢語的「是否-V(N)P」一般認為是古代漢語的句式，可是事實上我們至今尚未發現早於宋代的例子。本文認為它和「可否-VP」、「應否-VP」、「有無-V(N)P」等是同類的句式，文中就以「M-neg-V(N)P」來代表這些句式。文中指出，這種句式不但是近代漢語始見，在現代的漢語方言中也還有保存著的。本文除了考察這種句式在歷史文獻和現代方言的分布和使用狀況之外，也還進一步探討這種句式是如何產生與演變的。本文還附帶探討與「M-neg-V(N)P」問句形式相類的「Q-neg-V(N)P」問句，文中說明了「Q-neg-V(N)P」的性質以及它的方言分布，並進而探討該句式的由來以及其與「M-neg-V(N)P」間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是否，正反問句，疑問副詞，否定詞，情態動詞

1. 前言

一般人多以為像「您是否也打算這麼做呢？」這種含有「是否」的問句是一種古代漢語的句式，¹ 可是事實上這種句式在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都是沒有的，我們至今尚未發現早於宋代的例子，因此它絕對不是古代漢語的句式；不僅如此，這種句式也仍然活躍在今日的某些方言中，因此也不能認為它只是一種書面語言。然而這種句式卻是近代漢語語法研究者所忽略的，筆者至今尚未看到有關這種問句的歷史研究。

從形式及功能上看，這種句子也是一種正反問句，它和普通話中常見的正反問句（即「V-neg-V(O）」）在類型與發展上的異同是頗值得探究的。本文除了考察這種句式在歷史文獻和現代方言的分布和使用狀況之外，也還進一步探討它是如何產生與演變的。

*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05 年 9 月 12 日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的講論會，定本中的 5.2 節及第 7 節是後來增加的部分。本文的改善頗得益於審查人的意見，在此謹致謝意。

¹ 這裡的古代漢語指的是唐宋白話出現以前的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

如果依照歷史語料中所曾出現的問句形式，我們可以把非特指問句細分為如下數類：²

- (甲) VP-prt (如例 (1))³
- (乙) VP-neg (如例 (2))
- (丙) VP-neg-VP
 - (丙一) V-(O)-neg-V (如例 (3))
 - (丙二) V-neg-V-(O) (如例 (4))
- (丁) Q-VP (如例 (5))
- (戊) 「M-neg-V(N)P」(如例 (6))⁴
- (己) 混合式 (如例 (7))⁵

- (1)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孟子·告子下》)
- (2) 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史記·張儀列傳》)⁶
- (3) 甲告乙盜牛，今乙賊傷人，非盜牛毆(也)，問甲當論不當？不當論，亦不當購；或曰為告不審。(《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⁷
- (4) 是不是我的仙鶴？(《元刊雜劇三十種·嚴子陵垂釣七里灘雜劇》)
- (5) 行者道：「菩薩，我悟空有一句話兒，叫做將計就計，不知菩薩可肯依我？」菩薩道：「你說。」(《西遊記》十七回)
- (6) 監中取出梁尚賓問道：「你妻子姓甚？這一事曾否知情？」(《喻世明言》卷二)

² 這個分類的說明可參看魏培泉 (2007)，部分標記稍有變動，如丁式的 Q。Q 代表疑問副詞，過去有標作 K 的，也有標作 ADV 的。標作 K 的緣由是這個句式中的疑問副詞聲母多為舌根音，然而疑問副詞並不只有舌根音，而且這個記號又非語法標記，和其他標記也不一致；標作 ADV 又嫌含蓋的範圍太大了一點，也顯示不出它和疑問有關。

³ prt 指能獨立承擔疑問功能的疑問助詞，不包括那些用在問句中而不能獨自表達疑問的助詞（如現代漢語的「呢」）。實際上，prt 也可以和其他的疑問標記同時出現而構成雙重的疑問標示。有位審查人建議將 prt 改為 Q_p，意見雖好，考慮到若干不便，暫不更動。

⁴ M 的組成分子主要是具有「情態」(mood 或 modality) 功能的詞，包括情態動詞 (modal verb) 和情態副詞 (modal adverb)，也包括一些兼有情態功能的動詞，如「是」和「有」。有的詞一般會歸作 aspect (如「曾」、「已」)，由於在問句的句法上與典型的 M 類詞相當，本文權且歸入 M。

⁵ 混合式指以上各式問的混合形式，可以有多種組合方式。像例 (7) 是「Q-VP-prt」。

⁶ 《藝文類聚》引此文例共 3 次，其中有 2 次「不」作「否」。

⁷ 助動詞在本文中都被視為帶 VP 賓語的動詞，「當」在本文中也歸入助動詞。

- (7) 解寶用好言撫慰說道：「我每軍將是宋先鋒部下。」那些人道：「可是那殺韃子，擒田虎，不騷擾地方的宋先鋒麼？」解寶道：「正是。」（《水滸全傳》一百八回）

如果不計混合式，（甲）、（乙）、（丙一）等在上古漢語中就已出現，（丙二）一般認為是在近代漢語時期才產生的。（丁）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由於對古漢語疑問副詞的認定缺乏共識而不能確定。至於（戊）的產生時期，我們並未見到相關的研究。

（乙）、（丙）、（戊）都可以稱為正反問句。這些正反問句都可以有疑問義和非疑問義兩種用法。這裡所謂的非疑問義包括「遍指」義 (universal reading) 和「或指」義 (existential reading)。

2. 現代漢語「M-neg-V(N)P」的使用情況

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M-neg」比較常用於書面語。查詢「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的「M-neg」，如果不分別是表達疑問的還是表達非疑問的，則「是否」有 1933 筆，「能否」有 200 筆，「可否」有 38 筆，「應否」有 12 筆，「有否」有 11 筆，「會否」有 2 筆，「曾否」僅 1 筆；此外還有「有無」107 筆。⁸

現代漢語的這些「M否」與近代漢語有兩個重要的差異：其一，「M否」的功能不盡相同。現代漢語這些「M否」並不單獨用作謂語，⁹ 近代漢語則不然。其二，M 的用詞和分布古今有別。有些近代漢語的 M 在現代漢語中不再出現（如「果否、堪否、肯否、已否、真否」等），¹⁰ 有的則見頻降至極微（如「曾否」），也有用得不如今日頻繁的（如「能否」）。其中最顯而易見的一點就是「是否」處於獨尊的地位，見頻約占「M否」總見頻的 87.98%。其次，「是否」和「可否」加起來就占了「M否」總見頻的 97.09%，其他的形式可說是不占什麼地位的。

雖然現代漢語「M否」的 M 原本都是動詞，但現代漢語的「M否」一般並不獨自用為謂語，「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的「M否」除了「有否」有半數（5 例）標作動詞外，其餘都標為副詞。以「是否」為例，現代漢語的「是否」一般都是

⁸ 這是扣除了無關的 10 個例子的結果。原本動詞有 76 例，副詞有 41 例。

⁹ 有一個例子「是否」是出現在逗號前的，但實際上是標點的錯誤。

¹⁰ 與此相對的，現代漢語的「M否-VP」除了「會否-VP」之外，其餘都已見於歷史文獻中。

帶 VP 的，自然很容易被分析為副詞，但歷史文獻中的「是否」除了可以帶 NP，也還可以獨自用為謂語。

在現代漢語中，「M-neg」較多用為非疑問義，這點和近代漢語相似。

是否使用「M-neg」看來有個人或社會階層的差異，使用者應是屬於教育程度較高的，這可能是因為「M-neg」雖然早就不屬於主流方言，但還常在文書中使用。

在現代漢語中，「M-neg」有一些搭配上的限制。如較少搭配較口語化的詞（如「呢」），它對後面跟著的詞語的音節數也有所選擇。比如說，在其他條件相同時，要搭配兩音節的詞語會比較傾向於使用「是否」而不用「是不是」。例如：

- (8) 另外一個標準就是健康的標準：公園四周的環境是不是因為它而改善？夏天城市中心的溫度是否降低？空氣污染的狀況是不是有所改善？一般民眾的健康是否增進了？

「是否-VP」之所以會被視為古代漢語的句式，上述的特點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3. 近代漢語「M-neg-V(N)P」各式發展概觀

3.1 「M-neg-V(N)P」產生的時代

我們知道，上古漢語的「否」就相當「不-V(P)」，而「V(P)-否」就等如「V(P)-不V(P)」，因此「V(P)-否」也是可以用作謂語的。這種用法雖也還延續到近代漢語，但其間還是有一個重要的轉變，就是上古漢語的「V(P)-否」要用為問句時後面一般是要加上疑問助詞的，¹¹ 而中古漢語這種句式不加疑問助詞的例子劇增，到了近代漢語就差不多都不加了。例如：

- (9) 雲巖到滄山。師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雲巖云：「是。」師云：「長弄，有置時？」雲巖云：「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潭州滄山靈祐禪師語錄》，《大正藏》卷四十七）¹²

¹¹ 有關「V(P)-否」從上古到中古的發展，可參考魏培泉(2007)。

¹² 滄山的問句在《祖堂集》卷五作「承聞長老在藥山解弄師子，是不？」。在近代漢語文獻中，句末的「不」和「否」經常是通用的。

會造成這種今古之別應是「否」由否定詞轉為疑問助詞的緣故。上古漢語的「否」既然是與疑問助詞連用，因此位置就只能在謂語之後而不會在謂語之前，那麼近代漢語為何會發展出「M-neg-V(N)P」這樣的句式就頗可深思。

我們查詢「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與以白話文獻為主的「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之近代漢語語料部分（以下稱作「近代漢語語料庫」），並未發現「M-neg-V(N)P」有早於唐宋的例子。此外，此式在會話體的白話文獻中遠不如在非會話體的文書中出現的多，這也就是說「M-neg-V(N)P」在口語化程度較低的文獻中較常出現。

我們可以把近代漢語的「M-neg-V(N)P」分成「M否-V(N)P」和「M無-V(N)P」兩類。其中「M否」類只有「是否」可以後接NP（「有否」也可以，但例子罕見），「M無」類只有「有無」可以後接NP。

從宋到清，用在「M否-V(N)P」中的「M否」有「是否、曾否、可否、果否、應否、堪否、能否、有否、真否、肯否、已否、願否、宜否」等；用在「M無-V(N)P」中的「M無」有「有無、合無、曾無」等。只是這些「M-neg」出現的時間有遲有早，使用也有多寡的差異。相關細節稍後再論。

除了偶而出現「曾否」之例，現代漢語的「M否-V(N)P」句似乎只有動詞能夠充當M，但近代漢語則不然。如近代漢語的「果否」、「已否」中的「果」和「已」就比較不具動詞性。雖然「果否」是有一些獨自用為謂語的例子（如例(10)），但「果」並不能獨自用為謂語，它只是一個黏著語素 (bound morpheme)。至於近代漢語的「已」，大概就只能分析為副詞了。「曾否」的「曾」在現代漢語或許會分析為副詞，但它在近代漢語中似乎仍有動詞性，如「不曾」可以用作答語，也可用為正反問的否定部分（如「VP不曾」）。至於「M無」，其中「合無」的「合」相當「可以」義或「應該」義，因此很容易視為助動詞，但這種意義的「合」後面通常還要跟著動詞，比「曾」更不自由。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可以認為近代漢語的M包括了動詞和副詞。

- (10)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於其上，果否？」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朱子語類·本朝一》）

就語義上看，近代漢語的這些M可以分成虛與實（實然與非實然）兩類：表示虛的如「可、能、堪、合、應、肯、願、宜」等，表示實的如「是、有、曾、已、果、真」等。

以下先介紹「M-neg」各詞的歷史，到第4節再看各詞總的發展大勢。

3.2 「M否-V(N)P」各式之發展

在近代漢語文獻中，「M否-V(N)P」的分布疏密與語料的口語化程度有一定的關連。一般而言，這種句式多出現在口語化程度不高的文獻中。當我們把考察範圍限定在口語化程度較高的「近代漢語語料庫」時，就會發現可以找到的例句非常有限。在這個語料庫中，只有明清小說中出現40個「M否-V(N)P」的例子。以「M否」的用詞計，「曾否」有22例，「果否」有10例，「可否」和「能否」各3例，「是否」和「應否」各1例。從文獻的分布看，《醒世姻緣傳》有15例，《歧路燈》有9例，《鏡花緣》有4例，《喻世明言》有3例，《平妖傳》有2例；其他如《大明英烈傳》、《警世通言》、《初刻拍案驚奇》、《五色石》、《醉醒石》、《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等都只有1例。

考察「近代漢語語料庫」中「M否-V(N)P」的分布，初步得到的結論如下：一，文獻間的見頻有時差異很大。除了《醒世姻緣傳》和《歧路燈》，其他的文獻都很少使用此式，可以推斷有時間、地域、文體或作者偏好的差別。再細觀例句，多數出現在敘事部分或文人腳色的語言中，如《歧路燈》就是這種情形，可能是沿襲歷史文獻的緣故。二，《醒世姻緣傳》「M否-V(N)P」的例子最多，或許有反映方言之處。三，各「M否」中以「曾否」和「果否」為最常見，¹³ 占了所有「M否」的80%，和現代漢語「M否」的分布差異頗大。

把考察範圍擴大到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宋元以後的所有文獻，就會發現這種句式在公文書中要常見得多，且無論是在宋元文獻中還是在明清文獻中情況都是一樣的。「近代漢語語料庫」是比較接近口語的資料，但「M否-V(N)P」在這些語料中並不常見；據此推斷，它在主流方言中可能不具地位。

綜合考察所得，「M否-V(N)P」大體上是到明代才粗具規模，但跟著就逐漸走向沒落。因此我們研究「M否-V(N)P」的產生與發展，應特別注意由宋到明的這個階段。

如上述，各「M否」用於「M否-V(N)P」的時代和使用的多寡並不是一致的。在這些「M否」中，有的即使到清代為止也只是一二見，如「有否、真否、肯否、宜否」等；有的清代始見，如「已否、願否、肯否、宜否」。這些且略而不論，以下的描述只集中在「是否、曾否、可否、果否、應否、堪否、能否」等的發展。

¹³ 《醒世姻緣傳》的「是否」只有「以辨是否」1例（76回），非本文所論句式，不予計入。

在「是否、曾否、可否、堪否、果否、應否、能否」七者中，最早的當為「是否」及「曾否」，宋代已經出現；「堪否」見於元代；「果否、應否」則明代始見。至於「可否」、「能否」，因為都有一些判讀的問題，時代較難確定。

宋代「M否」可以確定的例子稀少；元代較多，但除了「是否」，其他罕見。明代「M否」用量大增，而以「是否、曾否、應否」三者為最常用。

大體而言，「M否-V(N)P」用為非疑問義的占大多數，用為疑問義的比例不高。

以下分別簡述「M否」各式的歷史。

3.2.1 「是否-V(N)P」

「是否」是最早用於「M否-V(N)P」中的，時間約為十一世紀的北宋。如：

- (11) 後兩日，(范)祖禹又言：……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奏章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為國邪，為身邪？……伏望聖慈宣問大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別白是非，明辨可否，使如臣輩不得緘默。（《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四，宋哲宗四年（1089年））

這一段話中有兩個「是否」句。我們不能確定第二句的「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的「是否」是不是一定和「如上所陳」連讀，但第一句「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應該沒有問題。

「是否-V(N)P」不僅是現代漢語「M否-V(N)P」中最常見的一式，自元至清見頻一直都很高，排名可說都是數一數二的。¹⁴

「是否」是可以直接搭配名詞賓語的。例如：

- (12) 今後若令有司遇以告言人命公事，須要審問是否五服內親，當問致死緣由。（《無冤錄》卷上，《元代法律資料輯存》）
- (13) 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紅樓夢》一百十九回）

¹⁴ 我們很難斷言它的排名，因為這種句式的見頻與文類是相關的（但要求歷史語料在文類上能夠平衡實際上也是不容易辦到的），如有些文獻會偏用「是否」以外的「M-neg」。

在我們所考察的歷史文獻中（不包括明顯具有南方方言色彩的文獻，如《閩都別記》），尚未發現「是否」後又跟著繫詞「是」的，只有明清史料中有幾個跟著繫詞「係」的例子（如例(14)）。因此如果不是使用繫詞「係」的方言，「是否」是可以直接搭配名詞賓語的，這意謂著「是否」的「是」的動詞性仍然保留。

- (14) 著蔡經會同總督等官查勘死無故及莫福海是否係伊真正嫡孫。（《明實錄附錄·世宗實訓九》）

「是否」也是有用作問句的。如：

- (15) 廣宗縣獲賊吳九兒與逃賊董大禿兒，將王德義瓦房後牆剝開窟穴，偷盜訖財物。若依剝房子例斷遣，未審外路與大都是否一体？申乞照驗。（《元典章·刑部十一》）¹⁵

3.2.2 「曾否-VP」

「曾否-VP」之例最早見於宋代文獻，雖然大致和「是否」一樣早，但這種例子在宋元文獻中可說是僅有，一直要到明代才真正有所成長，而現代漢語則罕用。

- (16) 臣竊謂杜常曾否造時忱之門，事跡曖昧，言者得于風聞，容有不審；至于擬賞亂法，則文案具在，昭如日星，三尺之童，皆知其奸，不待言而自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哲宗五年（1090年））
- (17) 此女之果仙與否未可知，然歷事四朝，屢祈恩澤，有求必允，此必有深當聖心者。意者南塘耿先生之流歟？但其身曾否承恩，則未可考。（《萬曆野獲編》卷二十）
- (18) 先朝故事，往歲事起草創，尚難專責大臣，況修守又越三年，錢糧有減增，險隘有堅脆，兵馬有虛實，器械有完缺，以及塩法曾否疏通，屯田曾否開墾，胡馬曾否收買，逆黨曾否解散，應閱八事，款緒之多，不知幾倍于昔，而欲以大臣一手為之分理，精神力量必不能周。（《明實錄·神宗》卷四十六）

¹⁵ 「未審」、「不審」是可以引介問句的詞語（如同現代漢語的「不知道」），它的賓語是疑問焦點所在，因此可以視同一般的直接問句。以例(15)為例，如果「未審外路與大都是否一体」解讀為問句無誤，那麼「外路與大都是否一体」就應視同直接問句。

「曾否-VP」也可以用爲問句。如：

- (19) 耘軒道：「你豈不知，一個小兒四歲，一個小女今年十一歲了。」潛齋道：「令愛曾否許字？」耘軒道：「尚未。」（《歧路燈》四回）

3.2.3 「可否-VP」

「可否」最早出現的時代是很難判定的。宋代有一些後接動詞的例子，看起來像本文所指的「可否-VP」句，但其例通常是個複句結構，「可否」屬於前一個分句，作爲前一分句動詞的賓語或者獨自用作謂語。例如：

- (20) 是日，甲戌十五，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累具狀彈奏宰臣蔡確、知樞密院章惇，乞行罷免，至今未聞可否指揮。……」（《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六）
- (21) 伏乞降臣此奏，付詳定役法所照會，候本路文字到日，相度可否施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
- (22) 令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蘭會路帥臣密切指揮沿邊官吏，若有投來西人，如審驗得委知賊中次第，即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九）

例(20)的「未聞可否指揮」可能相當「未聞（上之）可否與指揮」。例(21)和例(22)的「相度可否施行」、「相度可否收留」可能相當「相度可否以施行」、「相度可否以收留」。這一點可以從《續資治通鑑長編》中「相度」的其他用例來加以印證。如「相度施行」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常見（相當「相度以施行」），可以說明「相度可否」和其後的動詞未必同屬於一個小句。如：

- (23) 伏緣臣所關牒諸路，止是慮諸路不知夏國欲遣使進奉，略具大概，關諸路照會，相度施行，庶於邊機各相照應，即非敢以夏人請和為信，輕易移文，以弛諸路之備。（《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四）

我們所以對宋代的「可否」例是否屬於本文所討論的句式抱持較大的懷疑，也是因爲當時很常用一種「可與不（未）可-VP」的句式（如例(24)），這種句式才是宋代可以對應今日的「可否-VP」的主要句式；相對的，當時的「可否」雖

後接動詞，卻往往不是本文所說的「可否-VP」。

- (24) 詔游師雄與劉舜卿相度可與未可修移，如何措置不致生事，可以趣辦。（《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

又如：

- (25) 時京城置堆垛場，物貨居積，商賈患之。安禮奏曰：「堆垛所獲之息既微，而商稅正額必損，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富國之實，願罷之。」上曰：「卿可否與馮景謀？」景，內侍也，實總其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九）
- (26) 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邪！」（《涑水記聞》卷一）

例(25)的「卿可否與馮景謀」似乎可以分析為「是可還是否，你去跟馮景謀劃」，如此則該句並非問句。例(26)的「可否當自決胸懷」之義當為「是可還是否，當自決於胸懷」。

總的來說，宋元的文獻中可以確定為「可否-VP」的例子很少；即使到了明代例句也還有限，從而在明代的文獻中這種難以確定的情況也仍然存在。

例(27)應是宋代文獻中較為可靠的例子。至於例(28)-(30)的元明之例也都沒有問題。清代及現代這種句式較為常用，就不再舉例了。

- (27) （馮）時行見上言：「金人議和，何足深信，必緣初廢偽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殄滅有期，如奉迎梓宮，在陛下之心至切至痛，故以為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既定，狡計既生，然後牽其醜類，送死未遠。陛下可否逆炤其情，深為之備？臣切見以前備禦尚為踈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
- (28) 又有新附人員雖無元籍，亦合取問房親隣佑牌甲；及襲替之人多不稱說曾無降到牌面，幾年月日解到，何處官司收訖，有無獲到收管，或某人見今收掌，總司亦不辦憑公廳明白相視見任軍官所患年老病證，堪與不堪管軍勾當，是否妨職，襲替之人可否管軍，備坐咨呈定奪。（《通制條格·選舉·軍官襲替》）

- (29) 亦有以差劄起馬赴省者，比其返也，仍復給驛。不審可否應付？（《站赤》，《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九）
- (30) 請敕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明史·孫承宗子鈐等傳》）

從例 (27) 和例 (29) 也可以看出「可否-VP」發展為問句並不晚於宋元。

3.2.4 「堪否-VP」

「堪否」在文獻中本就不常見，相對的用在「堪否-VP」的實例就相當少了。我們所看到的「堪否-VP」大多為明代之例，也都是用作非疑問義的。如：

- (31) 又如他物傷人，結案式行兇器仗必須量驗大小，堪否害人，收監聽候。（《無冤錄卷上》，《元代法律資料輯存》）
- (32) 其鎮巡官所奏東西二路遊擊將軍應否添設，都指揮崔鑑等堪否任使，及賊果勢眾，應否添調兵務，務要會議停當，作急奏來定奪。（《明實錄·孝宗》卷一百七十六）

3.2.5 「果否-V(N)P」

「果否」在明代之前似只用作謂語。如：

- (33) 又問：「佛言生死輪回，果否？」（《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

但「果否-V(N)P」無疑在明代已為常用，在清代文獻中還有不少例子，只是現代已不再使用。

「果否」可以搭配動詞組（包括句子）和名詞組，唯後者罕見。如：

- (34) 嘉靖辛亥、壬子間，御史劉錫清軍南直隸，每清一軍，有勾單冊取者，不問果否逃回及有無家屬，輒先窮治該圖里排。（（明）葉權《賢博編》）

- (35) 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卓邁題為欽奉聖諭事，奉聖旨：「魏忠賢縊死，果否正身，嚴查明白具奏。欽此」。(《明》朱長祚《玉鏡新譚》卷十)

「果否-V(N)P」也可用作問句。例如：

- (36) 那主僧問道：「列位施主是山東武城人否？共是六十八人，果否是真？」(《醒世姻緣傳》九十三回)
- (37) 先世父蓮舫公題袁集云：「望溪文字漁洋句，果否先生勝一籌？」(《蕉軒隨錄·續錄》卷十)

3.2.6 「應否-VP」

「應否-VP」最早見於明代，清代例子相當多，到現代也還在使用。或許是所考察語料的文類之限，未見明清文獻的「應否-VP」有用作問句的。

- (38) 遼人浪言搏戰向以用火器為無勇，用戰車為迂闊，而不知禦夷滅虜，我之所恃全在于此。近雖經督臣打造數百轉運關東，然不知果否足用，應否續造，所宜蚤為措辦，不可使軍前稱乏者也。(《明實錄·神宗》卷五百七十八)
- (39) 兵部題南京協守府臣徐維志爭營屬點卯一事，科臣陳容淳徐桓先後參奏，臣謂法不可廢，體不可褻，宜咨南京兵部查勘營官應否點卯，維志果否點軍，秦加謨等曾否造揭撥置，分別情罪，以憑覆請，仍勅維志鎮靜行事。(《明實錄·神宗》卷二百五十)

3.2.7 「能否-VP」

在近代漢語中，「能否」最主要就是用作「有能的跟無能的」之義。我們不能確定在明代以前的「能否」是否有相當「能不能-VP」之例。此外，在近代漢語文獻中也尚未發現「能否-VP」用作問句之例。

- (40) 欲知孫氏能否脫險，且看下回分解。(《大明英烈傳》三十三回)
- (41) 此去惟有將令愛之恙上緊療治。第我等日後回鄉能否繞路再到貴處，不能預定。(《鏡花緣》三十一回)

- (42) 令各督撫出具切實考語，聲明能否堪勝總兵之任。(《清會典事例·兵部二二》)

3.3 「M無-V(N)P」各式之發展

近代漢語的「M無-V(N)P」包括「有無-V(N)P」、「合無-VP」、「曾無-VP」等三式，以下分別說明其歷史。

3.3.1 「有無-V(N)P」

「有無-V(N)P」發生的時間比「M否-V(N)P」為早，還可見到唐五代之例。例如：

- (43) 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餽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上，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貲。」(《新唐書·兵志》)
- (44) 大理寺每有詳斷刑獄案牘，準律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又稱準格詳獄，一切取最後敕為定。後敕合破前格。今後凡有刑獄，先引律令格式有無正文，然後詳檢後敕。須是名目條件同，即以後敕定罪。敕內無正條，即以格文定罪。格外又無正條，即比附定罪。先自後敕為比。事實無疑，方得定罪。(後唐明宗〈令大理寺斷獄取最後敕定罪勅〉，《全唐文》卷一百十一)

「有無」在宋代文獻中即有後接 VP 之例，但在我們所考察的文獻中這種例子並不多。如：

- (45) 今月十二日，有杭州差人齎牒泰州會問公事，臣問彼處米價，每升六十五文足，彼中難得錢。又問疾疫死者多少人，稱餓死者不少，無人收拾，溝渠中皆是死人，卻有一僧收拾埋葬，有一千人作一坑處，有五百人作一窖處。臣又問有無得雨，稱春來亦少雨澤。臣問既少雨澤，麥苗應損，稱彼處種麥稀少。(《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十六，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知泰州田錫上疏)

- (46) 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蘇轍《龍川略志》卷七，哲宗元祐八年（1093 年））
- (47) 除欽依外，今後若有身故年老患病妨職人員子孫弟姪告要承襲承替，須要閱習弓馬武藝，熟會譜曉事務，開寫本人年甲，是否嫡庶長次，有無拋下軍馬，保勘一切完備，定奪施行。（《通制條格·選舉·軍官襲替》）
- (48) 禰衡舍人問道：「你有無洩漏天機？從實說來！」（《平妖傳》二回）
- (49) 後來呂祥不知可曾打聽得著，素姐有無回家，再看下回接說。（《醒世姻緣傳》八十六回）

「有無-V(N)P」在宋代例子就已不少，如《二程集》、《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等皆有其例，此外的筆記或方志也不乏其例。其中僅《續資治通鑑長編》即有 182 例。元明時「有無-V(N)P」仍然常用。

「有無-V(N)P」一直以非疑問義為主，但也有用為問句的。宋代已有其例，如：

- (50) 于闐貢方物，見於延和殿。……問：「達靼有無頭領、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經由其地皆散居也。」……又問：「道由諸國，有無抄略？」曰：「惟懼契丹耳。」（《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五）
- (51) 問：「意、必、固、我，有無次第？」曰：「意，是私意始萌，既起此意。必，是期要必行。固，是既行之後，滯而不化。我，是緣此後便只知有我。此四者似有終始次序。……」（《朱子語類·論語十八》）

「有無-V(N)P」在明清仍有其例（如例 (52)、(53)），但除了《閩都別記》這種有閩語色彩的文獻以外，¹⁶ 此式在明清白話文獻中並不多見。我們考察「近代漢語語料庫」的 42 種明清白話小說及戲曲，¹⁷ 共檢得「有無-V(N)P」之例 36 個（多為非問句），遠不及《閩都別記》的 64 例。¹⁸ 多少可以看出這種句式在北方

¹⁶ 《閩都別記》是四百回的長篇小說，寫作時間難以確定，或曰約在乾嘉之際或更後（清末民初始有刊本）。該書的對話部分可以看得出有閩語的成分。

¹⁷ 這 42 種基本上都是北方話的語料。其中《官場現形記》就有 12 例，其他文獻沒有超過 5 例的。

¹⁸ 關於這種句式在《閩都別記》中所具的地位，請參 5.3 節。

已經沒落，因為不僅明清之例不多，而且多數是模仿公文書的口氣或者出現在偏南方官話的語料中。

- (52) 禰衡舍人問道：「你有無泄漏天機？從實說來！」（《平妖傳》二回）
(53) 後來呂祥不知可曾打聽得著，素姐有無回家，再看下回接說。（《醒世姻緣傳》八十六回）

3.3.2 「合無-VP」

「合無」義為「可否」或「應否」。¹⁹「合無-VP」主要用於公文書，幾乎都是用來向皇帝請旨定奪。最早見於金朝，且已可用為問句。例如：

- (54) 大定三年，增上睿宗尊諡。先是，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追冊皇考曰簡肅皇帝，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欽慈皇后，皇妣李氏貞懿皇后。二年八月一日，有司奏「祖宗諡號或十六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即今睿宗皇帝更合增上尊諡，於升祔前奉冊寶」。制可。十七日，左平章元宜等奏請增上尊諡曰睿宗立德顯仁啟聖廣運文武簡肅皇帝。有司奏「睿宗皇帝未經升祔，合無於衍慶宮聖武殿設神御牀案」。奉旨崇聖閣借設正位。（《金史·禮志五》，大定二年（1162年））
(55) 二月辛未，至自春水。辛巳，有司奏：「應奉翰林文字溫迪罕天興與其兄直學士思齊同僚學士院，定撰制誥文字，合無迴避？」詔不須避，仍為定制。（《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五年（1200年））
(56) （大定）十七年十月，祫享太廟，「檢討唐禮，孝敬皇帝廟時享用廟舞、宮縣、登歌，讓皇帝廟至禘祫月一祭，只用登歌，其禮制損益不同。今武靈皇帝廟庭與太廟地步不同，難以容設宮縣樂舞，并樂器亦是闕少，看詳恐合依唐讓皇帝祫享典故，樂用登歌，所有牲牢樽俎同太廟一室行禮。及契勘得自來祫享，遇親祠每室一犢，攝官行禮共用三犢。今添武靈皇帝別廟行禮，合無依已奏定共用三犢，或增添牛數」。奏奉勅旨，「太廟、別廟共用三犢，武靈皇帝廟樂用登歌，差官奏告，並准奏」。（《金史·禮志六》）

元代例多。如：

¹⁹ 李崇興等（1998）對「合無」條的解釋中有「相當於『可否』」之語。

- (57) 至元三十年四月，行御史臺近據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申，各路違限稅糧初限答四十，再犯杖八十。是否斷決路官，唯復止決縣官，或路縣官合無一体。又不知十二月末限滿足者是否三限，如何加罪。（《元典章·戶部十》）
- (58) 延祐四年三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四川行省咨：諸賊人先犯切盜，經刺，欽遇赦恩之後，再犯偷大頭口駝馬牛者，合無止以赦後為坐？又偷驢騾并豬羊等賊，如曾先犯切盜，經官刺斷者，即係舊賊，不見如何處斷，及各各陪贓，是否止以舊例追給？……（《元典章·刑部十一》）

明清「合無」趨於沒落，「可否」逐漸取代了它的位置；然而明清上呈的公文書中仍有不少用例，可能是承襲公文定式的緣故。例如：

- (59) 自晉末鵝眼錢之後，至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鐵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鑄兵器，為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不致于踴貴矣。（《金瓶梅詞話》四十八回）²⁰
- (60) 一檢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田里，聽其自裁。（《型世言》二回）
- (61) 新到的提塘官是個寧夏中衛的指揮，在總督上遞了呈子，說：「報房一向賃房，搬移不便，歲費房價，零算無幾，總算不貲，合無將曠兵月糧內動支銀兩，於北京相應處所買房一處，修葺堅固，不惟提塘發報得有常居，所費賃錢足當買價，凡係本部院差人進京，即此房安寓，省又另尋下處，以致洩漏軍機。」（《醒世姻緣傳》八十二回）
- (62) 臣愚以為欲整頓河務，必須停止攤捐，發給現銀，免致廳汎有所藉口，即以作弁兵夫役之氣。合無籲懇天恩，飭部撥銀四萬兩，下少三萬餘兩，臣即於江南協直項下撥發。（曾國藩〈核辦永定河工程款項摺〉，饒玉成《皇朝經世文續編》卷百十）²¹

²⁰ 此例因為有「也」結尾，有審查人懷疑不是「M-neg-VP」，且認為其中的「合無」應相當「不應」。只是作者難以同意這個看法。一者，近代漢語助詞「也」的用法難以和上古漢語相提並論；再者，此例按文義是向皇帝請示應否禁止所指錢幣的通行，也不應該是表達否定的陳述句。

²¹ 清代奏摺中的「合無」的用例後來多縮限在「合無籲（仰）懇」的表式中。

3.3.3 「曾無-VP」

「曾無-VP」之例元代始見，時間比「合無」略晚，主要的流行時間也是元代，相當常見。和「合無-VP」一樣，明清也是趨於沒落，例子不多。因此「曾無-VP」和「合無-VP」二者的使用期間可以說是相當大的重疊，只是「合無」還延續到清代，比「曾無」支持得還久。「曾無-VP」似乎只有非疑問義的用法。例如：

- (63) 至大四年閏七月，樞密院照得：……或有雖經根元籍貫，亦有不曾勾追房親鄰佑人等，到官襲替之人，是否嫡庶長次，兒男應與不應，年甲及與不及，自前至今曾無經犯十惡奸盜過名，有無篤廢疾病，爭繼之人，一切違礙，止稱父命，或以扶同回報。(《通制條格·選舉·軍官襲替》)
- (64) 大德十一年二月，中書省刑部呈：各處官員在任捕獲盜賊，如應遷賞，理合明具公文，於所屬陳告。其所司隨即照勘，開寫元發事頭，如何捉獲，分豁本境別境，有無合准折起數，曾無承准他處公文及諸人告指，是否親獲，有無爭功之人，各賊略節所招情犯，歸結緣由明白完備，腹裏路分保結申部，行省所轄保勘移咨都省，以憑定奪。(《通制條格·賞令·獲賊》)
- (65) 至元二十年七月二十一日，……承替人員開具伊父入仕根腳，曾無請俸，相視老病，有無妨礙執役，承替緣由，本人是否嫡親弟男，目今年甲若干，是否熟閑弓馬，堪與不堪承替，有無親管軍數。辨驗伊父所受文憑，抄連擬定咨院。(《元典章·吏部二》)
- (66) 至元二十七年行尚書省劄付准 尚書省咨據通政院呈，應出使人員至站，無問鋪馬首思曾無失誤，便將站官人等非理拷打，選揀馬疋，站官人等避怕趨閃，轉致違誤。(《元典章·兵部三》)
- (67) 如曾被勘，亦云年月緣故住職，如何的決，在後曾無復任。除被勘月日外，實勾當過若干月數及住月，曾無支給俸錢，逐一開申。如無，不須聲說。若有軍功實跡，立擬開申。(《元典章·吏部五》)
- (68) 須問在先曾無相戲，中間有無縫隙，當時如何因戲致殺緣由。(《元典章·吏部六》)
- (69) 又言：合無自至元二十年為頭，將所有貢士莊錢糧，既是未開選場，且與收係，官充濟民用度，候開選場，別議給還，呈乞施行。至元二

十年七月，都省移咨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委請平章張榮祿、參政巴延於所指州、縣取勘前項，自歸附至今，實收糧斛曾無支發，有此埋沒事。（《廟學典禮》卷一）

4. 「M-neg-V(N)P」之發展趨勢

4.1 「M-neg」各式之消長

我們可以拿上述的「是否、曾否、可否、堪否、果否、應否、能否、有無、合無、曾無」等來看「M-neg-V(N)P」的發展趨勢。「有無」是此式的「M-neg」中最早的一個，唐代已有其例。宋代「是否」、「曾否」、「可否」雖然相繼出現，但仍為罕見，而「有無」還是比較常見的。到了金、元，「合無」、「曾無」出現了，這時「M-neg-V(N)P」的使用可以算是已經有了一個基礎，特別是「M-neg」的用量較宋代成長了許多，其中較常使用的有「是否」、「有無」、「合無」、「曾無」等。新出來的「堪否」則數目微不足道。明代的「M否」較為活躍，一方面「M否」的用量增加，且加入「應否」、「果否」等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合無」、「曾無」明顯式微，而為其他同義的「M否」所取代。此時在「M否」各式之中，以「是否」、「曾否」、「應否」三者最為常用。在清代，較為常用的轉為「是否」、「能否」、「可否」等，其他的形式都趨於沒落，和現代漢語的情況相近。

4.2 「是否」在「M-neg」中的地位

綜觀「M否-V(N)P」的歷史，能用作M的詞由少而多，然後又由多到少。其中用作M的詞以「是」為最早，但即使是「M-neg」的形式增加時，「是否」的使用比例也還是在逐步增加的；相對的，大部分曾經活躍的「M-neg」最後卻是非衰即亡。我們也觀察到，這些「M-neg-V(N)P」是可以以「是否-V(N)P」取代的，而實際上替代的量也是與日俱增的。其取代的方式就是用「是否」加在其他的M之前。例如：

- (70) 伏乞俯賜宸斷，將臣先行削籍，以謝人言，然後下工部嚴行查勘，臣之審于治黃，是否有合機宜；臣之急于開洩，是否有裨緩急；行隄之失，果否起自臣身；臣之經營，是否有悞河事。（《明實錄·神宗》卷四百一十五）

- (71) 上令河漕督撫會同巡按御史勘議，要見泗城積淤何以宣洩，淮水停漲何以疏通，填土增高有無可以捍禦，周家椿是否應濬，施家橋是否可開，張福隄是否阻礙，或別有可開之處為地方之利者，具奏以聞。
(《明實錄·神宗》卷二百四十)
- (72) 皇上堯仁舜孝，卓越千古，伏望察臣當日是否果為地方網開一面，…
(《明實錄·神宗》卷四百八十)

由以上之例可以看出「M-neg」一般都可以用「是否-M」來替代，如「是否有」就相當「有無」，「是否果」就相當「果否」，「是否應」就相當「應否」。這就有點像「是不是能」和「能不能」的關係。這種「是否」搭配 M 的規則是相當簡易的，因此其例也就不斷的成長。在現代漢語中，這種例子在「是否-VP」的用例中就占了相當高的比例。這種以「是否-M」取代其他「M-neg」的演變能持續發展，一方面是可以調整行文的節奏，²² 另一方面也是因應語言的發展需求的。

如上述，能用作「M-neg-V(N)P」這個句式的 M 只限於少數的幾個詞，大部分的動詞與賓語間不能插入「否」或「無」。其他的動詞要提問或表示非疑問義，一般的情況是利用其他的句式來表達，如「VP-neg-VP」或「VP-conj-neg-VP」等。然而「是否」不但可以替代其他的「M-neg-V(N)P」，也可以加在 M 以外的許多動詞之前來表達與「VP-neg-VP」相當的功能。²³ 簡單的說，「M否-VP」藉著「是否」而把該式的功能推擴到更多的動詞上。「是否」後來終於取得「M-neg」中獨尊的地位，和它的功能含蓋面廣是很有關係的。

膠東有一些方言除了「是不-VP」還有「是沒-VP」(參 5.1 節)。「是沒」義如「有沒有」，和表示已然「曾否」功能相當，²⁴ 可以說是「是沒」取代了「曾否」，這一點是有別於現代漢語的一種發展，但這種方言的「是」取得 M 的獨霸地位則與現代漢語的「是否」如出一轍。

²² 「M-neg」通常不能搭配一個光桿的單音節動詞，如一般不能說「可否行」，但「是否可行」卻是常見的。偏好使用「M否-VP」句式的人，在行文時就可視節奏來輪換這兩種形式。

²³ 差別仍然是有的，例如「是否」對焦點的標示以及對命題的預設是和「VP-neg-VP」有所差別的。因此「是否-VP」和「VP-neg-VP」的使用環境往往有別(這裡說的「VP-neg-VP」並不包括「是不是-VP」的句子，因為「是不是」的功能和「是否」相似)。

²⁴ 在近代漢語文獻中，「曾」可以表示經驗(如現代漢語的「曾經」)，也可以表示已然(義如「已經」)。

4.3 「合無」和「曾無」的發展趨勢

「合無-VP」、「曾無-VP」主要見於元代的公文書。明清尚有用例，一樣也只見於公文書中，可視為承襲元代文書的結果。

「合無-VP」、「曾無-VP」主要是用在元代的文獻中，時間比意義大致相當的「可否-VP」、「曾否-VP」略晚；²⁵ 而使用「合無-VP」、「曾無-VP」的文獻幾乎不用「可否-VP」、「曾否-VP」，反之亦然。因此我們大概可以說「合無-VP」、「曾無-VP」和「可否-VP」、「曾否-VP」是在不同的方言中各自發展出來的。「合無-VP」在金代已經產生，而元代文獻又是使用「曾無-VP」、「合無-VP」最多的語料，可以推斷這二式是在金元的政經中心地區產生的。「M否-V(N)P」雖在宋代已經產生，但除了「是否」以外，其他的「M否」的使用率要到明代才有顯著的成長，這意謂著使用「M否-V(N)P」的方言又進入受到矚目的舞臺。在明代文獻中，「曾否」、「可否」取代了「曾無」、「合無」就足以說明這一點。舉例而言，以下例子中的「M-neg」，除了「有無」以外都是「M否」，「曾無」、「合無」已經不再出現。

(73) 兵部題南京協守府臣徐維志爭營屬點卯一事，科臣陳容淳徐桓先後參奏。臣謂法不可廢，體不可褻，宜咨南京兵部查勘營官應否點卯，維志果否點軍，秦加謨等曾否造揭撥置，分別情罪，以憑覆請，仍勅維志鎮靜行事。（《明實錄·神宗》卷二百五十）

(74) 漕撫楊一魁奏辯御史祝大舟論劾，乞勅河臣查勘徐邳道隄是否如舊縷隄，高堰先經衝損者即今曾否修葺，錢糧有無乾沒，成功是否毀壞，一切不敢規避。（《明實錄·神宗》卷一百九十五）

4.4 「M-neg-V(N)P」與「V-conj-neg-V-O」間的消長

在宋元的文獻中可以見到一種類似現代「V-neg-V-O」正反問句的句式——「V-conj-neg-V-O」，二式的主要差別在於有沒有連詞。「V-conj-neg-V-O」的 conj 指的是「與」，而 neg 包括「不」與「未」，因此實際上可以分為「V-與-不V-V(N)P」、「V-與-未V-V(N)P」兩式。如：

²⁵ 「合無」義為「可否」或「應否」，文中舉「可否」來包括「應否」。

- (75) 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 (76) 李獻臣為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慚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夢溪筆談》卷二十二)²⁶

「V-conj-neg-V-O」流行的時間不長，幾乎只見於宋元的文獻中，唐代無此句式，明清亦為罕見。在文獻中可以代入該式的V的至少包括「曾、合、是、可、堪、許、係、當、足、願、消、用、該、肯、侵、任、因、依、服、要、置、得、設」等，²⁷ 其中「曾、合、是、可」是比較常見的幾個。這些詞多出現在宋代的文獻中，元代可用在此式的詞已經不多。與「M否-V(N)P」相較，「V與-neg-V-O」的V用詞比前者的M寬得多了，相對的可以帶名詞賓語的詞也較多。例如：

- (77) 鄜延路經略使趙禹言：「累行指揮分畫地界官，遵依朝旨，堅執商量。如西人要依綏德城體例修置堡鋪，未審許與不許本司方圓商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七)。
- (78) 河防舊隸本司，其決溢計之今日未嘗加多，自置都水監，遣丞治水專領，其決溢比之前日亦不加少。緣決溢之多寡，實不繫置與不置別司。(《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七)

然而即使是在宋代，是否使用「V-conj-neg-V-O」亦有方言之別。如《朱子語類》就沒有這種句子，但較早的《二程集》卻已使用，而《續資治通鑑長編》更是相當常見。《續資治通鑑長編》中可以代入「V-conj-neg-V-O」之V的詞就有「曾、合、是、可、堪、許、係、當、足、願、消、用、該、肯、侵、因、任、

²⁶ 此例「餐來未」為直接問句，而「曾與未曾餐飯」為間接問句，或許意謂著在當時的某些方言中這兩種句式有功能上的分別。

²⁷ 如上述，像「曾」這種詞在近代漢語較宜分析為動詞，而且「V-conj-neg-V-O」也未見有「果與不果」之例，我們以此認為此式「與不」的前後是動詞的位置。

依、服、要、置」等，幾乎含蓋了歷史中本式所有可代入 V 的詞（除了「得」以外），其中有些詞甚至是其他文獻所未見。比較以下幾個例子，多少可以看出「V-conj-neg-V-O」的方言性。

- (79) 祥符縣言：「自頒養馬令，民買馬後，質賣家產，或於市易務拘管抵當，未審合與不合養馬。」（《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十九）
- (80) 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三》）
- (81) 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朱子語類·呂伯恭》）
- (82) 如為人謀一事，須直與它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為。（《朱子語類·論語三》）

以上《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合與不合-VP」之例在《朱子語類》的對應句式有「合VP-與-不合VP」、「合VP-與-不合」、「合VP-與否」等。「合VP-與否」姑且不論，我們只看「合VP-與-不合VP」、「合VP-與-不合」、「合與不合-VP」的對比，這三者分別對應「V-O-conj-neg-V-O」、「V-O-conj-neg-V」、「V-conj-neg-V-O」等三式。第一式正反兩部分都保留賓語，第二式肯定部分保留賓語，第三式否定部分保留賓語。²⁸《朱子語類》只有第一、二式；而《續資治通鑑長編》則使用第一、三式。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我們只看到一個第二式的例子。如：

- (83) 伏望聖慈斟酌兵民之力，及沿邊儲蓄厚薄，財用多寡，耕種已成與未成，邊事可為與不可，特從審斷施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五，涇原路經略使章楶奏書）

在宋元文獻中，「V-conj-neg-V-O」和「M-neg-V(N)P」都常用來表示句子的非疑問義，且經常在同一段文字中交替出現。如：

- (84) 今若遽欲有為，不獨糧草未至足備，兼亦未知前去有無險隘，可與不可通行車乘。（《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五）

²⁸ 這裡姑且稱第二式為順刪結構，第三式為逆刪結構。逆刪結構是近代漢語才產生，在中古漢語時期也還只有第一、二式。

- (85) 淳熙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答，有無翦刺，及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別行改奏；又令供與予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容齋隨筆》卷十六）
- (86) 又有新附人員雖無元籍，亦合取問房親鄰佑牌甲。及襲替之人多不稱說曾無降到牌面，幾年月日解到何處官司收訖，有無獲到收管，或某人見今收掌。總司亦不辦憑公廳明白相視見任軍官所患年老病證，堪與不堪管軍勾當，是否妨職，襲替之人可否管軍，止是備坐咨呈定奪。（《通制條格·選舉·軍官襲替》）
- (87) 如見屍吊縊，即云懸空高下，吊縊處可與不可稱住屍首，兩腳懸空或不懸空，有無元蹬踏器物，項下有是何繩索繫，圍徑麤細闊狹長短尺寸，將屍解下。（《大元檢屍記》，《元代法律資料輯存》）

如上述，「M-neg-V(N)P」在宋代還不多見，而當時的「V-conj-neg-V-O」功能又跟後來的「M-neg-V(N)P」相當。相較之下，宋代的「V-conj-neg-V-O」就遠比後代發達。到了元代，「M-neg-V(N)P」的形式和用量都有所擴張，原先的「V-conj-neg-V-O」就大量縮減而為「M-neg-V(N)P」所取代。如「曾無」、「合無」、「可否」、「是否」等就幾乎把宋代的「曾與不曾」、「合與不合」、「可與不可」、「是與不是」都替換掉了。同時，可以用作「V-conj-neg-V-O」的V的詞也大量減少了。到了明代，「M-neg-V(N)P」的發展更為成熟，加上也還有與「M-neg-V(N)P」相當的「VP-neg-VP」同時使用，「V-conj-neg-V-O」也就跟著消失了。

「V-conj-neg-V-O」也可以用作直接問句。例如：

- (88) 環慶路經略使章綏奏：「準元祐七年正月三十日樞密院劄子：『章綏奏，……未審令出戰兵馬如何退避？或相持累日，賊勢未散，不悉兵食如何廩給？如此是與不是堅壁之計？兼一路帥府去邊面地里各有遠近，若放令賊兵粘綴，直至帥府城下會合重兵，則恐將官使臣等承此節制之後，遇賊入寇，觀望避事，不肯向前，惟務退卻。至帥府會合，不惟被寇地分闕人出戰，兼使近裏籬落必遭殘害。又有去帥府相遠地分，將副可與不可亦令至帥府會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

- (89) 臣括更無言，稍退立。穎又卻云：「昨來北朝理會五處地界，三處了當，若只有此二處，事體至小，因何卻不理會了當？不知此二處元是與不是理會數？」臣括答云：「天池子元不是理會數。」（《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五）

有關「V-conj-neg-V-O」和「V-neg-V-O」問句間的關係，另文討論。²⁹

5. 現代漢語方言中的「M-neg-V(N)P」

我們或許可以說現代漢語使用「M-neg-V(N)P」只是承襲歷史文獻的語言，但是方言中也還保有這種句式，證明它在口語中並不是沒有基礎的。以下根據 M 和 neg 的異同，把現代漢語方言的「M-neg-V(N)P」分成「M不-VP」和「M無-V(N)P」兩類來敘述。³⁰ 這兩式在歷史發展中的分歧，多少也反映在現代方言的分布上。

5.1 使用「M不-VP」的方言

現代漢語方言存在一種「M不（沒）-VP」的問句。據我們所知，這種句式主要用於膠遼官話，且多見於膠東半島，使用這種句式的方言點有榮成、文登、威海、乳山、牟平、海陽、烟台（芝罘老派）、福山、平度等。³¹ 此外，內蒙古西部及陝西的神木也有這種句式。³² 兼用「是不-VP」和「是沒-VP」的方言大致可以劃歸為以下幾種：³³

²⁹ 可參考魏培泉〈近代漢語新興的正反問句〉，第六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及第五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會議論文。西安，2007/08/14-16。

³⁰ 歷史文獻中問句句末的「不」與「否」相通（參魏培泉 2007），我們也認為「M否-V(N)P」的「否」和句末的「否」是一個來源，因此今日方言中的「M不」即歷史文獻中的「M否」。本文在討論古今之流變時就以「M否」來含蓋「M不」。

³¹ 參錢曾怡等 (2001:299-301)、王素平 (2004)。據錢曾怡等 (2001)，膠東半島北部的蓬萊、龍口、長島還使用一種與「是不（沒）-VP」功能相當的「實-VP」問句；另據王霜 (2001)，遼東半島上的大長山方言也有這種問句。王素平 (2004:23) 指出，「實」是「是不」或「是沒」的合音，即取「是」的聲韻母和「不」或「沒」的聲調而成（「不」和「沒」都讀陽平）。我們同意「實」是「是不」合音而成，但不認為它的來源和「是沒」有關，因為要用「實-VP」來表示已然還要另外加上「了」或「來」的體標記，這種限制跟具有「是不」而沒有「是沒」的方言是一樣的。

³² 據邢向東、張永勝 (1997:208)，內蒙古西部方言也有「是不-VP」；另據邢向東 (2002)，陝西神木的晉語也用「是不-VP」。

³³ 例句參黃伯榮 (1996)、錢曾怡等 (2001)。

濰坊：「是不-VP」、「是沒-VP」。³⁴

平度：「是不-VP」、「是還沒-VP」。

牟平：「是不-VP」、「是沒-VP」；「可不-VP」、「可沒-VP」。³⁵

大致來說，「M不-VP」相當普通話的「VP-不-VP」，而「M沒-VP」就相當普通話的「VP-沒-VP」（如例(90)、(91)的榮成方言之例）。這些方言的「M不」是一個獨立的單位，後面只能接VP。羅福騰(1981)指出，像「老王是不是牟平人」這種句子就應當分析為[[是不]是NP]。

(90) 他家兒是不種麥子？（未然）

(91) 是沒吃飯？（已然）

由於這些方言都位於官話的邊陲地區，我們可以推斷這種問句原先的使用區域要大得多，只是今日只有對外接觸較少的方言保留這種句式。

「M否-V(N)P」今日主要見於膠東地區的膠遼官話，³⁶ 此式為何是這樣的分布自是饒富興味的一個問題。明代的膠東地區曾有大量的駐防官兵移入，軍隊的兵源主要來自南京。³⁷ 以此推測，膠東地區「M否-V(N)P」的使用和明代衛所駐軍使用的語言有關。有關這個句式的形成與歷史的關連性，在第 6.2 節中會有進一步的探討。

例(92)為張敏(1990:68)所舉，他認為是省略了「是」的結果，但我們認為它本是「M否-NP」的句式。

(92) 明天是不星期天啦？（江淮官話：流陽）

南方方言中也有像「M否-V(N)P」一樣的句式，差別只在多數是使用與官話不同形式的否定詞。例如：

³⁴ 如濰坊類型的方言較多，如榮成、威海都是。錢曾怡等(2001)雖把威海列為使用「是沒-VP」的方言，但沒有舉例；這裡的例句參姜嵐(2006)。威海的「沒」還有人記作「莫」（參黃伯榮 1996:69）。

³⁵ 牟平的「可不-VP」義如「是不-VP」，但應歸入「Q-neg-VP」。有關「Q-neg-VP」的性質及來源可參考第 7 節的討論。

³⁶ 這不是說這些方言中性問句只用「M-neg-V(N)P」，有的方言也兼用「VP-neg」或「V-neg-V-(O)」。

³⁷ 即南直隸，範圍大抵包括今日的江蘇與安徽。

- (93) 是勿你哥哥？（吳語：浙江奉化）³⁸
(94) 汝卜（啊）唔去？（閩南語：福建廈門）³⁹
(95) 阿明欲勿食飯？（阿明要不要吃飯）（閩南語：新加坡潮州話）⁴⁰
(96) 唔（你）有唔打開門來？（你打開不打開門來） 唔（你）有唔去斫柴？（你去不去砍柴）（客語：江西尋烏）⁴¹

只是這種例句還是少見的。方言中也有形式相類而來源有別的句式。例如：

- (97) 渠係沒你哥哥？（客語：江西全南）⁴²

例(97)的「係沒」的「沒」應為「唔係」的合音，也就是說「係沒」是來自「係唔係」的，因此「係沒-NP」應是在「V-neg-V-O」的基礎下進一步發展出來的，並非本來就是「M-neg-V(N)P」的句式。⁴³

據鮑士杰(2005:98)，杭州話有一種「有不-VP」的句式。例如：「飯有不燒好？」。只是他認為「有不」是由「有不有」刪除第二個「有」得來。錢乃榮(1992:1045)也指出，杭州有「你飯有白吃過？」這種例子。這個「有白」與鮑士杰說的「有不」應是同一個東西，寫作「白」表示語音和「不」稍有差異，有可能是「不有」之併。如果鮑士杰或錢乃榮所述為是，杭州話的「有不」就不是直接承自歷史文獻的「有否」。

³⁸ 例句參張敏(1990:64)。由於此書並非正式出版，難免會留有筆誤，我們不能確定這個例子是否可靠。吳語文獻中寫作「勿」的否定詞有可能來自「弗」，與北方的否定詞同屬一系而與閩語或客語的「唔」（讀作 [m] 或 [ŋ]）來源不同。

³⁹ 例句參施其生(2000:301)。

⁴⁰ 例句參李子玲、柯彼德(1996:66)。該文的「勿」並沒有標音，不能確定和「唔」關係如何。

⁴¹ 例句參《尋烏縣志》（頁450）。本方言還有「唔（你）有唔曾去過北京？（你有沒有去過北京）」這樣的句式，如果「唔曾」可視為一個 neg，那麼就可算作同類的句式。依據正反部分的不對稱來判斷，尋烏的「有唔-VP」、「有唔曾-VP」句式的否定詞「唔」、「唔曾」應是由句末移來的，不會是通過並列刪除而得到的結果。

⁴² 例句參張敏(1990:45)。

⁴³ 同樣的，香港粵語的「係咪-V(N)P」和湖南酃縣客語的「係密-V(N)P」的「咪」、「密」都是「唔」和「係」之併（酃縣之例參黃伯榮1996:702），而且不併的形式也還保留著，因此其句式還是建基於「V-neg-V-O」的。

5.2 使用「M無-V(N)P」的方言

歷史上「M無-V(N)P」的三種句式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幾乎只留存「有無-V(N)P」一種，而且主要是見於南方方言，這點和這些方言還保留單音節的存有否定詞多少是相關的。有的方言記錄用「冇」、「冒」、「毛」等來替代「無」。如果方言記錄中的否定詞「冇」、「冒」、「毛」可以視同「無」，那麼使用「有無-V(N)P」的南方方言至少包括閩語、客語、粵語、吳語、湘語等。此外，與客語關係密切的粵北土話、畬語也使用這種句式。例如：

- (98) 汝有無錢？汝有無帶錢？（閩語：福州）⁴⁴
- (99) 汝有無買電影票？（閩語：福清）⁴⁵
- (100) 鼎裡故務毛飯啊？（鍋裡還有飯沒有）（閩語：寧德）⁴⁶
- (101) 有毛錢？有毛走？（閩語：柘榮）⁴⁷
- (102) 麥有無合粟平價錢？（閩語：泉州）⁴⁸
- (103) 有無紙票？（客語：福建連城）⁴⁹
- (104) 你有毛鋼筆？（客語：福建長汀）⁵⁰
- (105) 有冒到過北京？你有冒該本書？（客語：江西全南）⁵¹
- (106) 唔（你）有冇錢？（你有沒有錢）（客語：江西尋烏）⁵²
- (107) 佢有無來？（客語：廣東豐順）⁵³
- (108) 汝有冇去讀書？（客語：廣東中山）⁵⁴
- (109) 有冒吃鴉片煙的？（客語：四川華陽涼水井）⁵⁵
- (110) 爾有無鈔票啊？（吳語：浙江開化）⁵⁶

⁴⁴ 例句參陳澤平(1998a:66, 1998b:174)、鄭懿德(1985)。

⁴⁵ 例句參馮愛珍(1993:133)。

⁴⁶ 例句參《寧德市志》(頁964)。

⁴⁷ 例句參《柘榮縣志》(頁752)。

⁴⁸ 例句參張敏(1990:94)。泉州的這種例句疑有地域性，我們尚未發現其他的泉州方言資料中有這種例句。

⁴⁹ 例句參項夢冰(1990:132, 1997:395)。

⁵⁰ 例句參藍小鈴(1999:266)。

⁵¹ 例句參張敏(1990:86)。

⁵² 例句參《尋烏縣志》(頁450)。

⁵³ 例句參《豐順縣志》(頁934)。

⁵⁴ 例句參甘甲才(2003:261)。

⁵⁵ 例句參張敏(1990:86)。

⁵⁶ 例句參曹志耘等(2000:430)。

- (111) 你有 nau (沒有) 叫其呀? (吳語: 浙江溫州)⁵⁷
(112) 儂有嘅沒做過工人伐? (吳語: 浙江金華城內)⁵⁸
(113) 你細時有冇睇過大戲啊? (你小時候看過粵劇嗎) (粵語: 廣州)⁵⁹
(114) 外口有冇日頭? 上次開會二叔有冇來? (粵語: 廣東增城)⁶⁰
(115) 其有冒去過你處? (粵語: 廣東陽江)⁶¹
(116) 有冒 [mau] 去渠屋? (粵北土語: 廣東連州市保安鎮)⁶²
(117) 有冇得自由啲? (湘語: 湖南益陽)⁶³
(118) 你有冇去縣? (畬語: 福建福安)⁶⁴

用「冇」、「冒」、「毛」來記錄的主要是見於粵語、湘語、客語、畬語的報告中。⁶⁵ 事實上在這些方言報告中, 不論是寫作「冇」、「冒」、「毛」還是寫作「無」(以下用「冇」來代表「冇」、「冒」、「毛」三個字, 用以區別「無」, 不需分別時都寫作「無」), 其字的韻母讀音多同於效攝字而異於「無」所屬的遇攝字,⁶⁶ 因此說「冇」直接由「無」演變而來就比較牽強。「冇」有可能是由「無有」合併而成,⁶⁷ 因此當看到例句的記錄為「冇」時, 是否要把它算作「M無-V(N)P」多少會使人感到為難。如上述, 例 (97) 的全南「係沒-NP」的「沒」可以推斷為「唔係」的合音, 因此它是脫胎於「V-neg-V-O」而不是本來就是「M-neg-NP」的。「冇」既不能排除是「無有」的音併, 也就不能排除是「V-neg-V-O」的緊縮。如果「有冇」來自「有無有」, 那就可能是由重疊律產生(重疊

⁵⁷ 例句參張敏 (1990:64)。

⁵⁸ 例句參錢乃榮 (1992:1046)。

⁵⁹ 例句參詹伯慧 (2002:99)。

⁶⁰ 例句參何偉棠 (1993:196-197)。

⁶¹ 例句參張敏 (1990:90)。

⁶² 例句參張雙慶 (2004:56)。

⁶³ 例句參徐慧 (2001:307)。這種句子中的「有」和「有得」可能是並列的, 因此並非典型的「M無-V(N)P」句式。

⁶⁴ 例句參游文良 (2002:418)。「有無-V(N)P」在畬語中分布很廣, 包括了福建的幾個主要畬語區以及粵東一帶, 可以推斷在畬語擴散之前, 這種句式在畬語中就已經存在。

⁶⁵ 閩語「無」記錄為「毛」也有相當的歷史, 即使是現代學者也還有用這個字來記錄的(如林寒生 2002)。

⁶⁶ 但有些方言遇攝和效攝的明母字韻母讀音相同, 這就使人難以斷定「冇」和「無」是否來自不同的韻, 如廣州話「冇」讀 [mou13], 「無」讀 [mou21]。

⁶⁷ 鄭張尚芳 (2002:103) 就認為《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的「毛」為「無有」的合音。「冇」也可以假設為「沒有」或「唔有」的合音。但「冇」的產生應早於「V-neg-V-O」句式進入的時間; 而且在「V-neg-V-O」中, 「有無有-V(N)P」或「有唔有-V(N)P」問句不但少見而且也晚出, 在多數的官話方言中表示已然問句仍然是使用「VP-neg」句式的。

「有」再插入「無」)，或者來自「有」和「無有」的並列。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方言中的「有」一般都已固定成詞，無法拆開，與上述「係沒」的「沒」還可以回復為「唔係」不同，因此「有」就算是來自「無有」，它的地位和「無」已難區別，因此「M有-V(N)P」可以視為與「M無-V(N)P」相同的句式。再說，在我們考察的近代漢語文獻中，也未見有「有無有-O」之例。⁶⁸ 此外，我們也知道，「V-neg-V(O)」流行時間相當晚，使用「有無-V(N)P」的現代方言有的只是有限度的接受「V-neg-V(O)」，⁶⁹ 或者甚至還未引進，因此「有」應在「V-neg-V(O)」進入之前就已用如「無」了。

「有無-V(N)P」雖見於許多南方方言，但在各方言中的分布都有局限，不知是該式趨於式微還是區域影響的結果。

「曾無V(N)P」和「合無V(N)P」在現代方言未見相關的報導。我們在贛南的方言中看到如例(119)-(121)之例，這種例子被報導者視為疑問助詞前移。⁷⁰ 然而我們知道歷史上曾有「M無-V(N)P」的句式，而且現代漢語的疑問助詞「嗎」又是來自「無」的，⁷¹ 就很難不把它們連繫起來思考。只是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用來證明贛南的這種句子是來自歷史上的「M無-V(N)P」的。

(119) 渠曾嗎來？ 你會嗎去？ 你係嗎去年結個婚？ 你食得嗎消？ 我要嗎來呢？（客語：江西上猶）⁷²

(120) 你想 ma 去讀書？（客語：江西零都）⁷³

(121) 你在嗎吃飯？（你吃了飯嗎） 你會嗎細（去）逢圩？（江西遂川本地話）⁷⁴

⁶⁸ 只見到一個不帶賓語的「有無有」例子。例如：

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前打聽，那裡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無有？」（《金瓶梅詞話》八十八回）

理論上，此例省略的賓語位於「無有」之前或之後都是可能的，因此不一定屬於「V-neg-V-O」。

⁶⁹ 「有無-V(N)P」可以在接受「V-neg-V(O)」問句的方言中繼續存在，顯示了「V-neg-V(O)」的擴散是有動詞差異的。關於「有」、「是」和其他動詞在句式發展上的不對稱可參考 Yue-Hashimoto (1993a)。

⁷⁰ 廣東樂昌的土話有「還有 ma 飯？」這種例子（參余偉文等 2001:191），可以用來互證。

⁷¹ 參魏培泉 (2007)。「嗎」除了直接來自「無」，也還可能是「無」和句末助詞 /a/ 合音的結果。

⁷² 例句參劉綸鑫 (1999:740)。劉綸鑫 (2001:334) 列有「你是 ma 渠哥哥」一例，標示為客語中心片。由於沒有進一步的說明，我們無法判斷這種句式在中心片的含蓋範圍有多大。

⁷³ 例句參劉綸鑫 (2001:334)。

⁷⁴ 例句參《遂川縣志》（頁 898）。

如果以上例句中的 [ma] 來源為「無」，那麼該式的構句方式就像近代漢語的「曾無」、「合無」，只除了這種句式適用的動詞範圍比近代漢語還要廣。如果「嗎」原是疑問助詞，那麼說它是從句末移來就很可疑，因為如果是這樣，「嗎」未移之前就會和「呢」同時出現於句末（可以參考例 (119) 的最後一句）。從另一面看，如果「嗎」純粹只是疑問助詞移前來的，與「無」無涉，它的發展模式就有可能和「M否-V(N)P」一樣，那麼漢語方言疑問助詞移在動詞前的演變就不是只有「M否-V(N)P」這種句式了。

閩語中有一種「會嬲-VP」的句式，主要見於閩東及閩粵之交；這種句式也出現在閩東、浙南及閩南的畬語中。⁷⁵ 例如：

- (122) 會嬲使？（好嗎）（閩語：福建福州）⁷⁶
- (123) 伊會嬲去看電影？（閩語：福清）⁷⁷
- (124) 汝來嗅蜀下，這蜀菩花會嬲香？（閩語：寧德）⁷⁸
- (125) 會嬲寒？（閩語：柘榮）⁷⁹
- (126) 伊會嬲去？（閩語：羅源）⁸⁰
- (127) 會嬲馱得起？（閩語：尤溪西洋）⁸¹
- (128) 潭水魚會嬲合鹹水魚平平好食？（閩語：泉州）⁸²
- (129) 只條歌你會嬲唱？（閩語：廣東潮州）⁸³
- (130) 厝內會嬲熱？ 會嬲食得落？（閩語：廣東饒平）⁸⁴
- (131) 會嬲使的？（行不行）（畬語：福建霞浦）⁸⁵
- (132) 會嬲使？（畬語：福建華安）⁸⁶

⁷⁵ 根據林寒生(2002)的例句，閩東話有「會嬲-VP」的至少包括福州、長樂、福清、永泰、寧德等。

⁷⁶ 例句參陳澤平(1998b:178)。報導者也還指出此式不如「會-VP-嬲」常用。

⁷⁷ 例句參馮愛珍(1993:27)。

⁷⁸ 例句參《寧德市志》(頁964)。

⁷⁹ 例句參《柘榮縣志》(頁752)。

⁸⁰ 例句參《羅源縣志》(頁1013)。

⁸¹ 例句參陳章太、李如龍(1991:337)。非沿海的閩語區使用「會嬲-VP」的我們只見到尤溪縣西洋村這個例子。據此書，尤溪的其他方言點都只用「會VP嬲」。西洋今名西濱，《尤溪縣志》(頁722)的西濱話列的也是同一個例子。尤溪是閩江支流，西洋這種句式的來源可能和福州話有關。

⁸² 例句參張敏(1990:94)。

⁸³ 例句參《潮州市志》(頁1800)。這種句式也用於新加坡的潮州話(參李子玲、柯彼德1996)，可見歷史不會很短。

⁸⁴ 例句參施其生(2000:302, 304)。

⁸⁵ 例句參《閩東畬族志》(頁383)。

⁸⁶ 例句參游文良(2002:439)。

這種句式不能算是「V-neg-V-O」而應視為與「VP-neg」相對的「M-neg-VP」，因為「𡵓」雖然可能來自「無會」或「唔會」的拼合，但是已經不能拆開，⁸⁷ 且「VP-𡵓」問句一般也是視同「VP-neg」問句的。這種只見於閩語和畬語的「會𡵓-VP」可以視為新起的「M-neg-VP」。

閩語的「會𡵓-VP」應是受「有無-VP」的影響而產生的。理由如下：在閩語中，「有-VP-無」和「會-VP-𡵓」是很普遍的。「有無-VP」在南方的漢語方言中並非少見，但「會𡵓-VP」卻只見於使用「有無-VP」的閩語和畬語中。「𡵓」這種合音詞是閩語的一個特色，它和「無」一樣都是單音節的否定詞。閩語原本有「有-VP-無」和「會-VP-𡵓」；後來部分方言接受了「有無-VP」的新句式，其中有的方言再藉由「無」和「𡵓」的類同而產生與「有無-VP」相對稱的「會𡵓-VP」句式。

閩語的「會𡵓-VP」主要是見於閩東和粵東，閩南較少見，而畬語該句式不僅見於閩東也見於閩南。根據這種分布，我們推測這種句式有可能是在粵東的閩南語中形成，而由畬族帶到閩省其他區域的。

5.3 從方言看歷史文獻中的「M-neg-V(N)P」

有些現代漢語方言的「M-neg-V(N)P」可以在歷史文獻中找到有地域關連的線索，以下就以兩種文獻為例。

《醒世姻緣傳》公認為山東人的著作，而現代的膠東方言又是使用「M否-V(N)P」的主要區域，《醒世姻緣傳》的作者在寫作時可能多少受到這種方言的影響，該書的「M否-V(N)P」確實比一般白話小說為多。不過該書的「M否」就只有「曾否」（7例）和「果否」（8例）兩種（如例(133)-(134)），和現代的膠東方言還是有差別的。

(133) 那主僧問道：「列位施主是山東武城人否？共是六十八人，果否是真？」（《醒世姻緣傳》九十三回）

(134) 任直說：「小的是武城縣人，原起先年曾當鄉約，如今頓了幾疋麻紬，趕老爺考棚好賣；適遇著這件官司，小的偶然站住看看，見老爺夾這魏三，已是知道老爺明見萬里了，但證不倒他，明日老爺行後，他據了縣裏審單，這事就成了疑案！老爺只問他景泰三年他在那裏，

⁸⁷ 不能拆開是就方言的實際說的，但在形式分析上卻是可能析離的。

景泰三年十二月他曾否有妻。叫他回話，小的合他對理。」（《醒世姻緣傳》四十七回）

在今日的福州方言中，除了常用的「VP-neg」和「V-neg-V(O)」問句之外，也還使用「M-neg-V(N)P」問句。「M-neg-V(N)P」包括「有無-VP」和「會儻-VP」；其中「有無-VP」表已然，「會儻-VP」表未然，性質有似「曾無-VP」和「合無-VP」間的對比。

清代的《閩都別記》是以福州為敘事背景的小說，該書採用的非特指問句較為複雜，有「VP-prt」、「VP-neg」、「VP-neg-VP」、「Q-VP」、「M-neg-V(N)P」等。在「VP-neg-VP」中，以「V-O-neg-V」較常見，「V-neg-V-O」所見不多，因此福州的「V-neg-V-O」應是較近的發展。

在《閩都別記》的「M-neg-V(N)P」例子中，如果不分別疑問義和非疑問義，則是「有無-V(N)P」最為常見。全書此式的「M-neg」除了「有無」（64例）之外，也還有「是否」（22例）、「曾否」（11例）、「能否」（8例）、「應否」（1例）、「有否」（1例）、「果否」（1例）等。⁸⁸ 例如：

- (135) 師國舅問曰：「汝名珍珠，有無緣故？……股間之紅記是生成否？家中有有無父母？……」（一百回）
- (136) 又問曰：「既是，便是徐得興之妻。去年寄銀三十兩并被面，有無收到綉花瓶口，是汝寄去不是？」（三十一回）
- (137) 便問啟文曰：「敢問公子貴居何處？高姓大名？家有何人？曾否婚娶？……」（五回）
- (138) 王媽隨與議，吩咐：「有問汝是否是真的珍珠，汝只說是假的。」（九十九回）
- (139) 吾惟看有一男子，不知是否你子。（六十三回）
- (140) 至夜出訪賊兵有否至此。（四回）

雖然《閩都別記》的「M否-V(N)P」例子還不少，但也還不如「有無-V(N)P」常見。再者，這些「M否-V(N)P」絕大多數為非疑問義；而即使是非疑問義，也有用「VP-neg-VP」而不是用「M否-V(N)P」的。因此無論「M否-V(N)P」究竟是否反映了當時的方言，它在當時的問句系統中可能是地位較為邊緣的。《閩都

⁸⁸ 此書一七四回有一句「先問其知否根源」，其中的「根源」如果確是用作「知」的賓語，那麼這是我們所見動詞不是M的唯一例子。

別記》顯示出來的是「有無-V(N)P」已立定腳跟而「M否-V(N)P」尚未被充分接納的一個狀態；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何今日福州還在使用「有無-V(N)P」而不保留「M否-V(N)P」。

現代漢語方言中以閩、客語為最常見「有無-V(N)P」。《閩都別記》這種句式特別多，多少反映了該書的方言特色。該書有「有無-V(N)P」而未見「會擔-VP」，或許意味著後者尚未產生。

6. 近代漢語「M-neg-V(N)P」的演變原因與機制

6.1 「有無-V(N)P」的產生途徑

上文說到「有無-V(N)P」是「M-neg-V(N)P」中最早出現的一式，它可能的發生途徑有如下兩條：1. 中古漢語的「有-NP-無」正反問句中的「無」移前與「有」相併而產生「有無-NP」；⁸⁹ 2. 「有無-NP」是由「有NP-無NP」這種並列結構刪掉第一個NP而產生。⁹⁰

第一個假設面臨一個困難，就是中古漢語到近代漢語初期的「有-NP-無」句式一般都是問句，而「有無-NP」大多為非疑問義。根據以下兩點證據，我們認為第二個假設較可接受。其一，「有無-NP」以非疑問義為多，而在此式產生之前的「有NP-無NP」和「有NP-與-無NP」也差不多都是這種用法。如例(141)的「有無力量」和「有力量與無力量」的意義和功能可以說是沒有差別的。

- (141) 上又欲差人往體量事，安石曰：「蕃戶有無力量，即雖詔久在彼，尚不得知，若暫往之人，何由知其實？」安石又言：「今生羌久與中國隔絕，其有力量與無力量，皆非中國所知，但來附屬，即須與職名、料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

其二，在宋元的公文書中常見一種「已未-VP」句式。例如：

⁸⁹ 中古漢語「有-NP-無」問句的例子如：

問估客曰：「世間可畏，有過我者無？」賢者對曰：「更有可畏劇汝數倍。」（《賢愚經》354b）

⁹⁰ 「有無-NP」應比「有無-VP」早，而且在「有無-NP」產生之前，「有」和「無」一般只帶名詞賓語，因此這裡的賓語就只列NP。

- (142) 詔步軍司床子弩雄武五指揮九百六十九人，撥兵為兩指揮，每指揮並以五百人為額，仍契勘在京見今諸軍已未撥併數目以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五）
- (143) 若不務審察事理，較量重輕，惟從減損，或功狀微小，輒引優例，亦當分別事理輕重及已未施行，等第立法。（《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九）
- (144) 凡戶口之增減、吏課之優劣、糧草儲營之備、馬牛皮角之數，則漕司舉之。凡將校之籍、甲兵之簿、營房之已未具、盜賊之已未獲者，則憲司舉之。凡衙校優重、坑冶名色，與坊場之已未給者，則常平司舉之。（《宋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九）

這種句式在北宋時例子已經不少，與「有無-V(N)P」的產生時間也很接近。這種句式可以視為「已VP-未VP」的省併。在以下兩例中，「已VP-未VP」和「已未-VP」使用相同的動詞，二者語義相同，只是後者出現的時代較晚。

- (145) 凡天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討捕未擒者，皆赦宥之。（《梁書·武帝紀下》）
- (146) 壬寅，以河北、山東旱，應雜犯及強盜已未發覺減死一等，釋徒以下。（《金史·章宗本紀》）

由於「已未-VP」只有非疑問義，沒有用為問句之例，因此不能認為它的產生與問句有何關連。再者，「已VP-未」從漢到唐宋一般就只用為問句，因此也不能說「已未-VP」的產生是「未」移位的結果。這種句式的產生應是刪除第一個VP而產生的，可說是經濟原則下的一種產物。「已未-VP」和「有無-V(N)P」時代相近，應該都是順著同樣的規則產生的。

6.2 「M否-V(N)P」的產生途徑

依照以上的推論模式，「M否-V(N)P」也可以設想是透過合併或刪略而產生的。如果是經由刪略產生，也可以推想是由「VO-不-VO」經過刪除肯定部分的O和否定部分的M而得到（只限於動詞為M的句子）。但我們認為這條途徑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刪略的規則過於曲折；二是無法說明可以和「否」搭配的為何只限於少數的幾個詞，更無法說明「果否-V(N)P」是怎麼產生的。

至於合併，可能的途徑有二：其一，在「VP-否」的問句中，如果該句含有M，「否」就直接移位到M後而成爲「M否-V(N)P」；其二，「M否」因爲經常用作謂語而結合爲詞，而後類比於其他疑問詞在動詞前的問句（如「有無-V(N)P」、「Q-VP」等）而產生「M否-V(N)P」。

「否」由句末移到M後而後與M結合爲一，這在共時語法上可能是一種不錯的分析，但就歷時語法而言，僅說移位是不夠的，還得有個演變過程的說明。可以推想有如下的過程：如果「VP-否」的V是M，可以因賓語省略而與「否」相鄰，然後因爲「否」經常黏附在M上，漸漸的「M否」就被視爲一個可以表達疑問的單位。當「M否」的語法地位視同M，就跟M一樣可以搭配賓語了。這個觀點可以找到如下的證據來支持：第一，在「M否-V(N)P」產生之前的漢語主要的疑問句便是「VP-neg」，而且這種句子的neg也以「不（「否」）」爲較普遍。⁹¹第二，在「M否-V(N)P」發展的早期階段，「M否」也經常獨立用作謂語。第三，「有無-V(N)P」比「M否-V(N)P」更早產生，而「是否-V(N)P」是「M否-V(N)P」中最早出現的，它和「有無-V(N)P」一樣，也都可以帶名詞賓語。

我們推測「Q-VP」問句對「M否-VP」句式的發展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黃正德(1989)指出，「V-neg-V-O」正反問句是由一條語音重疊律產生，這個重疊就和「Q-VP」的疑問副詞「可」一樣，都是帶有一個疑問屈折範疇[+Q]的。我們認爲，「M-neg」就像「可」一樣，也是含有[+Q]的，因此「M否-VP」和「Q-VP」可以視爲同一類型的句子。「Q-VP」型問句的歷史比「M否-VP」早，因此「Q-VP」有可能對「M否-VP」的產生具有促發及推擴的作用。

可以這樣推測：「M否-V(N)P」是興起於「VP-neg」方言區和「Q-VP」方言區的交界地帶，且應是使用「Q-VP」問句的族群在與使用「VP-neg」問句的方言接觸時創造出來的。對於以「Q-VP」問句爲母語的人而言，當「VP-neg」問句的動詞部分只是一個情態動詞(M)而與neg鄰接之時，他是有可能把「M否」分析爲一個獨立的疑問詞而把它等同於「Q-VP」的Q的。當「M否」被視同疑問詞Q時，它就有可能用來替代「Q-VP」的Q。⁹²

以上的推斷是否可以找到歷史的證據呢？上文已指出「M否-V(N)P」首見於《續資治通鑑長編》，而這可能反映了北宋首都一帶的一個方言面相。根據歷史語料，當時不但普遍使用「VP-neg」問句，「Q-VP」問句也已經有了一定的勢力。以現代「Q-VP」問句的分布來研判，其分布的中心區域和北宋應當相距不

⁹¹ 今日使用「M否-V(N)P」的山東方言，其鄰近地區也還有不少方言是使用「VP-不」問句的。

⁹² 不同的地方是「Q-VP」的Q一般只在動詞前，但「M-neg-V(N)P」的「M-neg」也可以接在名詞之前（就這一點而言，「V-neg-V-O」和「M-neg-V(N)P」相同）。

大。我們推估當時的「Q-VP」問句還是以江淮之間為主，⁹³ 而其西陲與開封相距不遠。也就是說「M否-V(N)P」開始出現的地點差不多就在「VP-neg」方言區和「Q-VP」方言區的交會之處，我們研判這個新句式是原本使用「Q-VP」的族群受到開封一帶的方言影響而產製的，當時開封一帶主要還是「VP-neg」的方言區。至於今日「M否-V(N)P」為何獨盛於膠東地區，估計是和衛所制度造成的人口流動有關，只是膠東地區的「M否-V(N)P」是明代移民時就帶來的還是後來該地區的「Q-VP」問句和「VP-neg」問句交相作用的結果現在還不能確定。⁹⁴ 現代使用「M否-VP」的膠東方言與使用「Q-VP」的江淮官話地理接近，如果這兩式過去的使用區域曾經有所交疊，那麼膠東方言的「M否-VP」也有可能是在當地的「VP-neg」和「Q-VP」交互作用下產生的。

「M否-VP」會在「Q-VP」之後盛行一時，和「Q-VP」的缺點或許有關。有些使用「Q-VP」的方言Q和助動詞（如「可」）同形，難免會遭遇歧義的問題；而「M否-VP」雖然也可以視為副詞問句，但它仍然保有正反問句的外貌，比較沒有「Q-VP」的這種問題。

6.3 「合無-VP」、「曾無-VP」的產生途徑

「合無-VP」、「曾無-VP」的產生方式可能和「M否-V(N)P」又有所不同。它不太可能是從「合VP-無VP」、「曾VP-無VP」的並列結構經由刪除程序而造成的，因為「無」不是「合」或「曾」的否定形式。要說它是從「合VP-無」、「曾VP-無」的問句產生的，語料上又不太能夠支持。因為要這麼說，先決條件就是該方言的句末疑問標記就是「無」。雖說唐五代的語料中是存在著使用這種問句的文獻，但我們不能確定它在金元時期的保留狀態，也不能確定金元的主要治區是否曾經流行這種句式。還有一點，文獻上「合VP-無」或「曾VP-無」的問句很少，更難以證明它和「合無-VP」、「曾無-VP」有發生學上的關係。

我們認為「合無-VP」、「曾無-VP」應是由唐宋已有的「有無-V(N)P」類推而得。

如上述，「合無-VP」、「曾無-VP」是局限於金元的，它可能是在北方異族統治之下才形成的，因此自有一種異於南方方言問句的形成方式。「曾無」、「合無」會用為「M-neg」多少是有些不尋常的。「曾無」在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中主

⁹³ 當時此式的分布估計是以安徽與江蘇為主，也有可能已延及江西，至於擴散到雲南則是更晚的發展（主要是因為駐軍）。

⁹⁴ 在現代的膠東地區，「VP-neg」問句仍有不小的勢力。

要是「竟然沒有」之義，這個意義也一直延續到近代漢語。「曾無」用為「M-neg-V(N)P」的「M-neg」，使得「曾無」產生了歧義。有可能就因為這樣而阻礙了「曾無」後來的發展，因此在元代之後就被「曾否-VP」及其他同功能的句子給取代了。在近代漢語中，「合」有「應當」義，表示的是未然的狀態，而「無」一般是用來否定存在或已然之事，「無」會和「合」併在一起用來表示未然也是一種不太尋常的發展。然而金元的政經中心地區應當是多語交會的地帶，語言在這樣的環境下會有特殊的發展也是可以理解的。

7. 關於漢語方言的「Q-neg-V(N)P」問句

7.1 漢語方言「Q-VP」問句剪影

在文獻中，「Q-VP」曾是流行於唐代到明代間的一種問句句式，⁹⁵ 其餘勢所及多少也還反映在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布上。此式主要分布在江蘇、安徽、江西、浙江、雲南、山西、福建、廣東、台灣，所含蓋的方言至少包括江淮官話、中原官話、西南官話、晉語、吳語、客語、贛語、閩語等。⁹⁶ 江蘇和安徽曾是唐代至清初的文化與經濟的首善地區，同時也是「Q-VP」最主要的分布地區；隨著軍事活動和經濟壓力所造成的人口移動，這種句式也被帶到江西、浙江、雲南、福建、廣東、台灣等地區。⁹⁷ Q 有多種形式，大別為兩類：⁹⁸ 其中一類的韻母是開音節或喉塞音尾的，聲母有 k-、k'-、h-、g-、tɕ-、tɕ'-、ø- 等，以下簡稱為「Q1」；⁹⁹ 另一類的韻母是帶鼻音韻尾的（還有進一步演變為鼻化韻母的），聲母有 k-、k'-、h-、g-、ø- 等，以下簡稱為「Q2」。¹⁰⁰ 多數使用「Q-VP」的方言採用 Q1；Q2 主要是見於客語、閩語和晉語。¹⁰¹ 以下略舉一些「Q2-VP」的例句：

⁹⁵ 唐宋的「Q-VP」最常見的 Q 為「可」、「還」，有不少人接受這是最早的 Q，但也有人認為中古漢語或上古漢語的「豈」、「寧」、「頗」才是最早的 Q。如果我們接受殷商卜辭的「其」也是該式的 Q，那麼「Q-VP」問句還可以推得更早。孫宏開 (1995) 指出藏緬語的藏語支、彝語支、羌語支、景頗語支都有「Q-VP」問句，只是其來源還不能確定。

⁹⁶ 參張敏 (1990)、鄧麗君 (2006)、曹志耘等 (2000)。

⁹⁷ 我們估計此式以前的分布應該更廣，後來因受到「V-neg-V-(O)」擴散的影響而縮小範圍。

⁹⁸ Q 看起來大都源自舌根聲母。曹志耘等 (2000:429) 指出吳語江山話有一種疑問發語詞「鼻 [boʔ]」。這種雙唇音的疑問詞比較特殊，不免使人想起中古漢語的「頗」。

⁹⁹ Q1 的各詞看來是有同源關係的，文獻上用來代表它們的漢字有「格」、「可」、「克」、「還」、「阿」、「几」、「豈」…等。

¹⁰⁰ 實際的寫法也是不一而足，視方言讀音以及記錄者習慣而定。

¹⁰¹ 在客、閩語的 Q2 中，鼻音韻尾以 -m 為最常見，-ŋ 次之，-n 最少見。

- (147) 你下昏 kam 要 [be] 來？（閩語：福建漳州）¹⁰²
(148) 你 kam 卜去？你看這 kam 好？你 kam 敢問伊？汝講兮 kam 是北京話？你 kam 有 lim 茶無？（閩語：台灣宜蘭）¹⁰³
(149) 安 [aŋ] 去？（去不去）安是？（是不是）安食？（吃不吃）（閩語：福建連江）¹⁰⁴
(150) 介只妹仔咸 [ham] 靚？你咸買得到？（客語：廣東新豐）¹⁰⁵
(151) 佢甘 [kam] 會來？（他真的會來嗎）（客語：台灣）¹⁰⁶
(152) 你 ham 記得？（你記不記得）（畬語：福建福鼎）¹⁰⁷
(153) 你近 [gæ] 有鈍？（吳語：浙江玉山）¹⁰⁸
(154) 看 [k'æ] 歡喜啊？（江淮官話：江蘇高郵）¹⁰⁹
(155) 敢是走錯路哩麼？（晉語：山西太原）¹¹⁰

「Q2-VP」的分布範圍實際上並不易確定，因為得先釐清以下兩個問題：第一，一般視為 Q2 的是否都是疑問副詞；第二，Q2 是否「Q1-neg」合音的結果。第二個問題稍後再來處理，我們先看第一個問題。

方言中的 Q2 以「敢」最為常見，在客語、閩語、晉語、官話中都有，¹¹¹ 也散見於其他方言中。有些方言的「敢」是否是真正的疑問副詞值得懷疑。方言中的「敢-VP」問句多非中性問，有的方言主要用於反詰，有的方言偏用為測度。¹¹² 郭校珍 (2005, 2008) 指出，晉語的「敢」信大於疑，甚至是無疑而問。¹¹³ 鍾榮

¹⁰² 例句參雲惟利 (2004:287)。根據此書，漳州除了 [kam] 還有 [ka]。例如：「去看伊 ka 有著？你 ka 做會了？」施其生 (2000) 引的漳州例只有 [ka] 沒有 [kam]，看來現代漳州 [kam] 的分布還是有地域之別的。

¹⁰³ 例句參施其生 (2000:300-302, 309, 312)。此文的 [kam] 還引了台中的例子，寫作「感」。根據 [kam] 在福建閩語區的分布，台灣閩南語的 [kam] 應是來自漳系方言。

¹⁰⁴ 例句參《連江縣志》（頁 1315）。

¹⁰⁵ 例句參《新豐縣志》（頁 600）、周日健 (1990:175)。

¹⁰⁶ 例句參鍾榮富 (2000:154)。

¹⁰⁷ 例句參《閩東畬族志》（頁 384）。

¹⁰⁸ 例句參曹志耘等 (2000:430)，此文根據連音變化的規律判斷「近」來自「敢」。此文也指出玉山的疑問副詞還有一個 [keʔ]，但謝旭慧 (2001) 舉的玉山疑問副詞只有一個「可 [kə²¹]」。

¹⁰⁹ 例句參張敏 (1990:16)。

¹¹⁰ 例句參郭校珍 (2005:50)。

¹¹¹ 「敢」似乎是晉語唯一的 Q2，官話中「敢」的分布還有待研究。如果閩、客語的 [kam] 就是「敢」，那是屬於保留古音的 -m 尾的，晉語、官話則否。

¹¹² 反詰的「敢-X」對 X 是疑大於信，而測度的「敢-X」對 X 則是信大於疑。

¹¹³ 根據郭校珍 (2008:43)，晉語「敢」也有用為反詰的，不過其所舉例多為「敢不-VP」，這種反詰可以視為是搭配了否定詞才產生的。忻州有一個被指為例外的例句：「你敢是不起去麼？」（你難

富 (2000:154) 指出，[kam] 在客家話問句裡，多帶有懷疑、猶豫或不大肯定的態度。閩南語的 [kam] 是否用為中性問似乎有方言之別。有的方言有二讀而功能有別，如台灣閩南語的 [kam] 可用為中性問或反詰，但 [kã] 通常意含肯定。¹¹⁴ 如果一個方言中的「敢-VP」不能用為中性問，表達疑問要用其他的句式，那麼可否拿來和一般的問句相提並論就需要多加斟酌。

7.2 漢語方言中的「Q-neg-V(N)P」問句

方言中有一種「Q-neg-V(N)P」的疑問句式，這種句式不僅和「Q-VP」、「M-neg-V(N)P」有形式上的共通之處，它的產生也可能和後兩種句式有所關連，值得深入探討。「Q-neg-V(N)P」的分布區域未必大於「M-neg-V(N)P」，雖然可見於膠遼官話、客語、閩語以及畚語中，¹¹⁵ 但其分布地區都不大。有的「Q2-VP」的 Q2 被認為是 Q1 和 neg 的合音（說詳下），如果有一些方言的 Q2 證實來源如是，那麼「Q-neg-V(N)P」問句原本的分布就要更廣一點。

膠遼官話的「可不（沒）-VP」之例已見於 5.1 節，這種句式尚未見到牟平以外的報導。牟平的「可不」、「可沒」功能如同「是不」、「是沒」，這裡的「可」與「可-VP」問句的「可」應該是一個詞，因此「可不（沒）-VP」就是一種「Q-neg-V(N)P」。

南方方言「Q-neg-V(N)P」的分布比北方話還要廣，所用的 Q 和 neg 也有所差別。南方方言除了採用 Q1，也用 Q2；neg 最主要是「唔」和「無」，也還有用「𠵿」、「未」的。¹¹⁶ 具有這種句式的方言我們所知的有贛粵之交的客語、閩東的閩語和畚語。下面就依次看各方言的使用狀況。

先看客語。客語的「Q-neg-V(N)P」可以分成「Q-唔-VP」和「Q-無-V(N)P」兩類。¹¹⁷ 有的方言兩者俱全，有的方言只得其一。¹¹⁸ 例如：¹¹⁹

道不起來嗎)，只是這個例子是否為例外應有仁智之見。大致說來，晉語的「敢-VP」只在少數方言中可用為反詰，多數仍是信大於疑。

¹¹⁴ 楊秀芳 (1999) 指出，這兩音都對應「敢」，但 [kã] 屬於較老的層次。現代的閩語方言也有只用其中一讀的。

¹¹⁵ 雖然畚語是否漢語方言是有爭議的，但今日的畚語絕大部分都像是客語的變體。

¹¹⁶ 「唔」最主要見於客語、粵語、閩語中，通常讀為 [m] 或 [ŋ]。方言記錄用字不一，也有就直接寫作「不」的，本文援引例句時就根據原文的寫法。

¹¹⁷ 「Q-唔-VP」語義相當「VP不VP」，「Q-無-V(N)P」語義相當「有無-V(N)P」。

¹¹⁸ 有的方言雖只見到其中一種，但不能排除是方言報告記載不全的緣故。

¹¹⁹ 有些方言雖有「Q-無-V(N)P」，但沒有「Q-唔-VP」而只有「Q-VP」。為了方便對照，我們把「Q-VP」的例句列在「Q-neg-V(N)P」之後，用符號「||」隔開以為區別。

- (156) 渠 am 去？ am 喜歡？ am 會落雨？ 你 am 前到過北京？（客語：江西全南）¹²⁰
- (157) ?ε 唔去？（去不去） ?ε 唔重？（重不重） ?ε mau？（有沒有） ?ε mei？（是不是） ?ε moi？（要不要）（客語：江西龍南）¹²¹
- (158) 你阿唔看戲？ 你阿唔曾食飯？ 你阿無去過北京？ 鍋頭上阿無飯？ 今日阿嚙 [a mei] 禮拜日？（今天是星期天嗎）（客語：江西定南）¹²²
- (159) 佢亞唔打開門來？ 佢亞唔是送公糧？（你）亞唔曾是過上海？（你有沒有去過上海）（客語：廣東龍川）¹²³
- (160) 你亞唔曾到過上海？（客語：廣東和平）¹²⁴
- (161) 你亞唔打開門來？ 你亞唔曾去過北京？（客語：廣東河源）¹²⁵
- (162) 你阿無去過北京？（客語：江西安遠）¹²⁶

¹²⁰ 例句參張敏 (1990:45)。該文還指出其中的「前」是來自「曾」，《全南縣志》就寫作「曾」。《全南縣志》舉的例句如：「暗眉該濃？（是不是這樣） 你暗梅飯食？（你要不要吃飯） 你暗曾食飯？ 佢等暗使來？ 你暗去？ 你暗冷？」。其中除「暗眉」有 [an⁴⁴ mei²⁴] 的標注，其他詞句都沒有標音；按書寫格式其他的「暗」也應當讀作 [an⁴⁴]。看來張敏所調查的方言和縣志有別。上引例句中的「眉」、「梅」的 m- 聲母看來都是和前字連讀而得到的，我們可由此推測《全南縣志》中的 [an] 原本為 [am]，如同張敏所調查的方言。也就是說，《全南縣志》的「暗眉」可以還原為「am 係」。張敏指出，全南不能接受「am 是」、「am 有」，也沒有「阿有」，只用「係沒」、「有冒」。例如：「有冒到過北京？ 你有冒該本書？ 渠係沒你哥哥？」。只是如上推擬，《全南縣志》的「暗眉」應來自「am 係」，因此本縣是否接受「am 係」應有時地之別。

¹²¹ 例句參《龍南縣志》（頁 778）。在例 (157) 的末二句中，可以看到「唔」是和後面的動詞合而為一的。凌慈房 (1957:30) 引的龍南例子如：「你講個唔不是北京話？ 你唔不看電影？ 你唔不會話？」其中的「暗」讀作 [æn]，看來凌慈房所據的方言也和《龍南縣志》有別，反倒是和《全南縣志》的描述相近。張敏 (1990:46) 以為龍南的「暗不」跟全南一樣讀作 [am]，和凌慈房所說有所出入。

¹²² 例句參《定南縣志》（頁 761）、劉綸鑫 (1999:748)。末句引自《定南縣志》，其中的「嚙 [mei]」看來是「唔係」之併。

¹²³ 例句參《龍川縣志》（頁 531）。《龍川縣志》並沒有舉 [Q-有] 之例。鄧麗君 (2006) 在龍川縣調查的是登雲鎮的方言，該書的本文及附錄中的問卷舉的都是登雲鎮的例子。這個方言有「Q-有-NP」（參頁 85 及頁 90），如：「你阿有 [a mau] 錢哦？」，但是並沒有「Q-唔-VP」而只有「Q-VP」。據鄧麗君 (2006:18-19)，龍川縣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 Q。[am] 多見於老隆、佗城、附城等鎮，[a] 多見於登雲、錦歸、通衢、紫市等鎮，[en] 多見於新田、龍母、赤光、谷前等鎮，[an] 多見於車田、麻布等鎮。其中 [en] 和 [an] 可視為 [am] 的變體。劉叔新 (2007:183) 指出，廣東陀城方言使用客家風味的「啞唔-動-得-喔」問句。這裡的陀城應即鄧麗君文中的佗城，不同的是劉叔新把他考察的方言歸作粵語。此外，根據劉叔新 (2007:455)，龍川的四都話用「阿不得」來表達「行不行」。他的例子中的「不」讀為 [put]，但「不 [put]」在客、粵語中偏為書面語。如果「阿不得」真是「Q-neg-VP」，那麼它產生的緣由就頗值得探討了。

¹²⁴ 例句參《和平縣志》（頁 694）。

¹²⁵ 例句參《河源縣志》（頁 1084）。

- (163) 偈走咸 [ham] 唔 [m] 得？ 佢咸冇意見？ 你咸萌 [men] 食飯？ || 偈走咸得？ 你咸喜歡？ 咸拿得動？（客語：廣東翁源）¹²⁷
- (164) 去咸 [ham] 唔得？ 你咸冇錢？ || 介只妹仔咸靚？ 你咸買得到？ 去咸得？（客語：廣東新豐）¹²⁸
- (165) 几 [tɕi] 無飯休？ || 你几來？ 你几曾食掉早飯？（客語：江西瑞金）¹²⁹

客語的「Q-neg-V(N)P」和「Q-VP」有時沒有明顯的分際。龍川、和平、河源等地的縣志「阿唔」或「亞唔」例句都沒標音，鄧麗君 (2006:19) 認為這些方言都是讀作 [am]，只是縣志的「阿」或「啞」雖可推斷為 /a/，卻無法確定和「唔」是否連讀。¹³⁰《全南縣志》把「阿唔」標寫為 [·a m]，鄧麗君卻引作 [am]，解讀和縣志未必一致。無論「阿（亞）唔」實際上是否分讀，記錄者把它分析為疑問副詞「阿（亞）」加上否定詞「唔」，應有語感及客觀證據的基礎。

「Q-neg-V(N)P」問句也見於閩東話，¹³¹ 只是閩東話的 neg 除了「無」之外，還有「𧄸/袂」、「未」。例如：¹³²

- (166) 安 [aŋ] 無去？（去沒去） 安𧄸去？（會不會去） 安未去？（去了沒有） || 安去？（去不去） 安是？（是不是）（閩語：福建連江）¹³³
- (167) 汝安 [aŋ] 無食飽？（你吃飽了沒有） 伊安𧄸講英語？（他會不會說英語） 伊安未去過福州（咯）了？（他去過福州沒有） || 汝安看電影？（你看不看電影） 汝安是先生？（你是不是老師）（閩語：福建福州亭江鎮）¹³⁴

¹²⁶ 例句參劉綸鑫 (1999:748)。

¹²⁷ 例句參《翁源縣志》（頁 894-896）。「萌」應為「唔曾」合音。報告中也說「偈走咸得」與「偈走咸唔得」都表示「我走行不行」。看來這個方言的「Q-neg-VP」和「Q-VP」可互為變體。

¹²⁸ 例句參《新豐縣志》（頁 600）、周日健 (1990:175)。《新豐縣志》也說「去咸得」與「去咸唔得」都是「我去行不行」的意思。

¹²⁹ 例句參劉澤民 (2006:193, 203)。

¹³⁰ 參各縣志及鄧麗君 (2006)。

¹³¹ 福州市的羅源、連江兩縣及寧德市的霞浦縣有這種句式，為同仁吳瑞文所告知。羅源、連江有縣志的例句，霞浦方言是吳先生正在調查的方言。閩語這種句式的分布到底有多廣還需要再調查。秋谷裕幸 (2005:249) 描寫的浙江蒼南閩語有以下的例句：「香猛香，tɕiã 唔是？」（香得很，是不是？）；「tɕiã 唔是」也見於該書的同音字彙（頁 117）。這種例子看起來像是「Q-唔-VP」，只是該書的語法描述中並沒有相關的說明；溫端政 (1991) 也沒提到這種例子。

¹³² 記錄者把閩東話疑問副詞 [aŋ] 的漢字記作「安」，很容易令人疑心這個詞是來自上古漢語的疑問代詞「安」，但閩東話的 [aŋ] 如果是源自客語的 [am]，那就跟上古漢語的「安」沒有關係。

¹³³ 例句參《連江縣志》（頁 1315）。

¹³⁴ 例句參潘韶穎 (2003)。亭江屬於福州市馬尾區，位於閩江出口。

- (168) 汝安 [aŋ] 無阿哥？（你有沒有哥哥） 汝安無去過廈門？（你有沒去過廈門） 阿傑安袂開車？（阿傑會不會開車） 汝票安未買？（你票買了沒有） || 汝安去？（你去不去） 汝安是學生？（你是不是學生）（閩語：福建霞浦）¹³⁵
- (169) 安 [a] 無東西賣？（有沒有東西賣） 汝安袂去學校？（你會去學校嗎） 汝安未看完？（你看完了沒有）（閩語：福建羅源）¹³⁶

以上各地的「安無-VP」、「安未-VP」表示已然，「安殮-VP」表示未然，時體無標的用「安-VP」而不用「安唔-VP」。¹³⁷ 跟一般的閩東話一樣，連江、福州亭江、羅源也有「有無-V(N)P」、「會殮-VP」，¹³⁸ 這種句式應屬較老的層次。¹³⁹

畚語之例如：

- (170) 你 haŋ ŋ 去？（你去不去） 你 haŋ mou 去縣？（你去縣城了沒有） 你 haŋ mai 記得？（你記不記得） 你 haŋ meŋ 去？（你肯不肯去）（畚語：福建福州市）¹⁴⁰
- (171) 你 ham mai 曉得？（你知道不知道）（畚語：福建福安）¹⁴¹

福州市畚語的 [haŋ] 和閩東話的 [aŋ] 只有聲母之別，而 [ŋ]、[mou]、[mai] 就是「唔」、「無」、「殮」，因此這種句式和閩東話的「Q-neg-V(N)P」應是同源的。閩東話的「Q-neg-V(N)P」都分布在海岸區，這種句式未見於閩東話以外的閩語

¹³⁵ 例句根據吳瑞文 2008 年 9 月 28 日在本所的講學會稿及其調查記錄。

¹³⁶ 例句根據吳瑞文的資料。材料中的疑問副詞讀音是 [a]，平聲。吳瑞文推測本為 [aŋ]，-ŋ 是受否定詞的鼻音聲母（「無、袂、未」都是 m-）影響而脫落（考慮到贛粵之交的客語也有 [a]，這點還可以再討論），因此還是寫作「安」。此外，本方言已常用「V-neg-V(O)」問句，並沒有 [a] 直接動詞的情形。《羅源縣志》（頁 1010）只舉了「安殮」的例子。例如「安殮八？（曉不曉得）、安殮？（會不會）」。

¹³⁷ 參例 (166)-(168) 雙直槓後的例句。

¹³⁸ 羅源、連江有這種句式都是根據縣志的記錄。

¹³⁹ 據 5.2 節所述，「有無-V(N)P」不但歷史早而且在南方方言中的分布也廣，因此沒有理由認為它會晚於分布狹小的「Q-neg-V(N)P」；「會殮-VP」雖晚於「有無-V(N)P」，也僅限於閩語和畚語，但「安殮-VP」一樣也只出現在這兩種方言中，而且還局限在很小的地域中，可以據此推斷「安殮-VP」應晚於「會殮-VP」。

¹⁴⁰ 例句參《福州市畚族志》（頁 382-384）。這裡的福州市方言包括福州、羅源、連江等三個方言。游文良 (2002:421) 舉的羅源之例也有 [haŋ mou]。福州市也還有「VP-neg」的問句，如羅源、福州有「你去縣啊未？」。這種表已然的「VP-neg」功能和「[haŋ mou]-VP」相同，主要差別應在時地之異。

¹⁴¹ 例句參《閩東畚族志》（頁 384），《福安畚族志》記錄同。二志都沒有「ham 有」的記錄，《福安畚族志》只列了「有冇-VP」之例（也有「會殮-VP」）。

中，但在閩東沿海的畬語中又非少見，因此閩東話此式應是由畬族帶來的。閩東畬族由贛粵之交輾轉移來，而「Q-neg-V(N)P」又是贛粵之交的客語所用的一種問句，因此閩東畬語這種句式還可溯至贛粵之交。

閩東話和畬語「Q-neg」的主要差別是前者有「Q-未」而後者有「Q-唔」。¹⁴²「Q-𪗇」和「Q-未」未見於客語，應是在閩東地區才產生的；¹⁴³「Q-未」未見於畬語，其產生又當晚於「Q-𪗇」。由於「𪗇」相當「neg+會」，就像「冇」是「neg+有」一樣，因此有可能是自「Q-無」類推而來；「Q-未」也應當是由既存的「Q-neg」類推而來。「Q-無」、「Q-唔」也見於客語，可以推斷其源頭為客語，問題的關鍵是為何只有畬語有「Q-唔」而閩東話沒有，這個「唔」是畬語本有的還是從 Q2 中分離出來的？這個問題還牽涉到畬語的 Q 原本是讀作 [haŋ] 還是 [ham] 的問題。

福州市畬語的 [haŋ meŋ] 應為 [haŋ] 加「肯」。如果畬語像福州話一樣容易產生連音變化，「肯」會讀成 [meŋ] 就有可能是受到前字韻尾的同化，問題是聲母為什麼是 m- 而不是 ŋ-。我們有兩個假設：一，疑問副詞 [haŋ] 原本讀作 [ham]，-m 尾的同化作用使得「肯」的聲母變為 m-；二，「肯」的 m- 聲母為否定詞 [m] 併入（假設畬語的否定詞 [ŋ] 本是 [m]）。從現有資料看，這兩個假設很難分出優劣。第一個假設的好處是，福安與福鼎的畬語疑問副詞就是 [ham]，不需要另找證據（還可以往前連繫到粵北客語的 [ham]），¹⁴⁴ 也不需要說明福鼎畬語和閩東話為何沒有「Q-唔-VP」，但是就難以解釋福州市畬語「Q-唔-VP」的「唔」是怎麼來的。這個「唔」固然可以假設是 [haŋ] 的 -ŋ 離析出來的，¹⁴⁵ 只是為何會平白的由 Q 分析出一個否定詞「唔」總是不好解釋。第二個假設比較容易說明福州市畬語的情況，第一，不必解釋「Q-唔-VP」的「唔」是怎麼來的；¹⁴⁶ 第二，「唔」不見於含 [mou]、[mai]、[meŋ] 的句子也可說明是因為這些詞本含有 neg。至於福鼎畬語沒有「Q-唔-VP」，則可以解釋為否定詞 [m] 併入 [ham] 的韻尾。¹⁴⁷ 依此研判，畬語「Q-neg-V(N)P」的 neg 應該是本來就存在的。

¹⁴² 這只是就福州市的畬語而言，《閩東畬族志》的福鼎畬語只列了一個「ham-VP」之例（例見（152））。福安、福鼎的畬語資料畢竟太少，難以深論。

¹⁴³ 「Q-𪗇-VP」顯然在閩東話之前是沒有的，與閩東話此式相對應的客語句式是「Q-會-VP」。客語雖沒有「Q-未-VP」，卻有「Q-唔曾-VP」。漢語方言中的「唔曾」與「未」功能相當，但通常不在一個方言中並存，我們也可以考慮閩語的「Q-未-VP」是用來替換客語的「Q-唔曾-VP」的。

¹⁴⁴ 福鼎的用例如例（152）。

¹⁴⁵ 也可以假設否定詞「唔」本是 [m]，而「Q-唔」的「唔」是由 [ham] 的 -m 離析出來的，[m] 後來再轉為 [ŋ]。

¹⁴⁶ 畬語的「唔」由 [m] 轉為 [ŋ] 應是受到閩東話影響。

¹⁴⁷ 福州市畬語的疑問詞也可能本來是 [ham]，受否定詞 [ŋ] 同化才成為 [haŋ]。

閩東話沒有「Q-唔」，與畬語「Q-唔-VP」對應的句式是「Q-VP」，羅源話甚至是採用「V-neg-V-(O)」。¹⁴⁸我們是否可依據畬語的證據就判定閩東話原本有「Q-唔」而後來失去呢？恐怕還不能，因為即使畬語和閩東話的 [haŋ] 和 [aŋ] 都來自客語（客語的 Q 本有多種形式），有的客語方言也只有「Q-無」而沒有「Q-唔」，同時我們也不能斷定閩東地區的「Q-neg-V(N)P」都源自同一個方言。閩東話的否定詞「唔」讀作 [ŋ]，而 Q 一般是 [aŋ]，只有羅源話是 [a]，因此就不能不考慮 [aŋ] 的 -ŋ 尾來源是否和「唔」有關。理論上，閩東話的疑問副詞「安 [aŋ]」是有可能合併否定詞 [ŋ] 而來的，但現在恐怕還沒有足夠的依據可供推斷。羅源既無「Q-唔-VP」，也無「Q-VP」，原先是否有「Q-唔-VP」也還是個問題。

上文指出，閩東話和畬語的「Q-neg-V(N)P」是由客語輾轉傳來，因此要追溯南方方言此式的由來終究還是要看客語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7.3 「Q-neg-V(N)P」的由來

我們推測，牟平的「可不-VP」是在膠東開始流行「M不-VP」之後，和「可-VP」交互作用產生的。雖然現代的膠遼官話是否還使用「可-VP」問句還有待確定，但有山東方言背景的明清白話小說中倒也還常見這種句式。「可-VP」問句估計是明代駐軍帶來的，而當時主要的兵源是來自南直隸，也正是今日流行「Q-VP」的地區。

牟平的「可不-VP」是怎麼產生的呢？以下是兩條可能的路徑：一，「可不-VP」是由「是不-VP」和「可-VP」句式拼合而成，即「是」因視同疑問副詞而用「可」來替代。二，反詰的「可不-VP」在「M不-VP」問句的影響下重新解釋為中性詢問。可以假設演變過程如下：如果一個方言本有「可不-VP」的反問句，¹⁴⁸ 後來又流行「M不-VP」的問句，此時由於「可不-VP」畢竟仍是問句形式，且「可」的位置也與 M 相同，於是「可不-VP」就視同「M不-VP」了。無論「可不-VP」的形成是通過哪一條路徑，都是和「M不-VP」問句的存在有關。至於「可沒-VP」，應是在「可不-VP」問句產生之後比照「是沒-VP」而產生的。

南方方言有「Q-neg-V(N)P」的方言有客語、閩語和畬語，上文指出，要討論這些方言此式的來源還是得溯至客語。然而即使只看客語，問題還是比膠遼官話的情形要複雜得多。

¹⁴⁸ 據馮春田 (2002)，反映明清山東方言的《醒世姻緣傳》就已常用「可不」的反問句，其實更早的《金瓶梅詞話》也有同樣的句法，只是例句沒那麼多就是了。

客語「Q-neg-V(N)P」的發現使得學者對閩、客語及近代漢語中疑問副詞「敢」的源流開始重新思考。張敏(1990:45-46)主張全南、龍南的[am]是「敢」的變體，與近代漢語和閩南語中的疑問副詞「敢」本是一個來源；並認為全南、龍南的[am]之所以會分析為「Q-neg」，是因為-m尾在這些方言的音系中消失，當地人因而把[am]理解為含有否定詞[m]。鄧麗君(2006)同意張敏對[am]來源的看法，並認為龍川部分區域的疑問副詞[a]是[am]省略所致。

對於台灣宜蘭閩南語的[kam]的來源，Yue-Hashimoto(1991:186-187)主張是源自「可」和否定詞的拼合，而這個否定詞會附綴於「可」之後是由於語序的變化。

張敏把客語的[am]和歷史上的「敢」合而為一頗有識見，因為不但說明了客語「Q-neg」的由來，也同時處理了歷史文獻中「敢」問句的來源問題。然而如果假定客語「Q-唔-VP」的「唔」是從[am]分離出來的，就會面臨如下的問題：

1. 如果客語[am]的-m尾會被分析為否定詞[m]是因為方言音系中已無-m，那麼這個方言為何只有這個詞能保留-m尾？¹⁴⁹
2. 在使用「Q2-唔-VP」的方言中，Q2已含有-m，為何還有否定詞「唔」接在後面（如翁源的「咸唔」）？¹⁵⁰
3. 有的客語方言「Q-唔-VP」和「Q-無-V(N)P」並存，有的客語方言只有「Q-無-V(N)P」而無「Q-唔-VP」，假如「阿唔」是由Q2分離出來的，那麼「Q-無」又如何產生呢？顯然「阿無」不能說是由某個詞分離出來的。
4. Q單用與搭配否定詞語義顯然有別，那麼使用「Q2-VP」問句的人為何要把Q2分析為「Q-neg」，難道不會因此造成理解上的問題？
5. 山東牟平有可以表示中性詢問的「可不-VP」，「可不」不會是由「敢」析出的，因此Q搭配否定詞的句子本就是有發展為中性問句的可能。

在解決上述困難之前，我們還無法接受客語的「Q-唔」中的「唔」是由Q2分離出來的說法。

假定Q和「唔」自始就是分立的兩個詞，那麼「Q-唔-VP」問句是怎麼產生的呢？我們可以有如下兩個假設：1. 是由「Q-VP-neg」問句的neg移前而成；2. 是由反詰的「Q-唔-VP」轉成中性問的。

¹⁴⁹ 雖然這個問題可以用虛詞讀音不必遵守音變規則來解釋，但還是有其他問題不好解決。問題之一，方言報告中的「阿（亞）」和「唔」有的記錄是分讀的。問題之二，有「阿（亞）唔」的龍川、和平、河源等音系中都保留-m，也還有一些讀為[am]的字。

¹⁵⁰ 雖然可以假定Q2先分裂為Q1和否定詞[m]，然後Q1再因連音變化又得到-m尾；但這種解釋太迂曲。更何況如果一個方言的Q2是-n尾或-ŋ尾，那麼就還得假定它原是來自-m尾的。

先看第一個假設。且不論客語原先是否有「Q-VP-neg」，說「Q-neg-VP」是因前者的 neg 移前而成的是難以讓人接受的。因為如果一個方言有「Q-VP」的問句，那麼在 Q 和 VP 之間插入否定詞，一般的結果應是會造成相悖的語義的。

如此看來，「Q-唔-VP」是由反詰逐漸轉成中性問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我們推測，會造成這樣的發展是由於語言接觸的影響。贛、閩、粵之交本是非漢族的聚居地，畚族跟這個地帶關係尤其密切，畚語和客語會如此相似與其密邇相鄰恐怕脫不了關係。可以這麼推斷，「Q-唔-VP」會用為中性問，是少數民族學習漢語帶來的語法改變，也就是「Q-唔-VP」本為反問句，卻被學習漢語的少數民族解釋為中性問句。¹⁵¹ 這個假設也可以用來說明「Q-neg-V(N)P」問句為什麼並不普遍，且分布範圍為什麼只局限在這麼狹小的區域中。

只是如果「Q-無-V(N)P」比「Q-唔-VP」先產生，那麼以上關於「Q-唔-VP」由來的假設就還需要重新考慮。

就現有資料來看，「Q-唔-VP」和「Q-無-V(N)P」在地域分布上各擅勝場，不容易由此判斷哪個發生在前。即使能從地域的分布分出優劣，也不一定能證明孰先孰後，因為語言的擴散與盛衰不一定都能從現狀的優劣來加以推斷。¹⁵²

如果說是「Q-無-V(N)P」先產生，這個「無」不應是移前而產生的，因為「無」是主要動詞。此式的來源，我們現在能夠想到的，也還是反問句的重新解釋。¹⁵³

因此無論是「Q-唔-VP」先產生還是「Q-無-V(N)P」先產生，我們都傾向於認為這種問句的產生是由句型為「Q-neg-V(N)P」的反問句重新解釋而成的。

以下試論方言及近代漢語「敢-VP」問句的由來。

雖然客語的「Q-唔-VP」問句應該不是由 Q2 分裂而產生的，但也不能反過來就斷定方言及近代漢語中的 Q2 不是 Q1 和「唔」合併所成。如上述，Q2 有多

¹⁵¹ 可以用「習得不全」(imperfect learning)的理論來解釋。

¹⁵² 有的方言兼有「Q-無-V(N)P」和「Q-VP」、「Q-唔-VP」，如果只依方言現狀作為推斷的基礎，我們會傾向於認為是先有「Q-無-V(N)P」，然後以此類推而將「Q-VP」改塑為「Q-唔-VP」。

¹⁵³ 我們也設想過「Q-無-V(N)P」的其他形成方式，但都是以「Q-唔-VP」先存在為前提。假設一，「Q-無-V(N)P」是由「Q-唔-VP」和「有無-VP」拼合產生的。如 5.2 節所述，「有無-V(N)P」在南方方言中並非少見，其中又以客語為多。客語有那種兼有「Q-唔-VP」和「有無-V(N)P」而無「Q-無-V(N)P」的方言（如江西全南），也有那種兼有「Q-唔-VP」、「Q-無-V(N)P」和「有無-V(N)P」的方言（如廣東韶關翁源），因此在「Q-唔-VP」和「有無-V(N)P」的基礎上構築出「Q-無-V(N)P」是有可能的，其方式是取「Q-唔」的前字與「有無」的後字來構成「Q-無」。假設二，「Q-無-V(N)P」是由「Q-唔有-V(N)P」中的「唔」和「有」合併而產生的。上文述及龍南、定南、翁源等地有些副詞問句接在 Q 之後的詞是「唔」和動詞的拼合詞；同樣的，「唔有」也是有可能拼合為「無（冇）」的。

種形式，巧的是有不少方言 Q2 的鼻音尾與否定詞同音，如閩語和客語的 [kam]、客語和畬語的 [ham]、客語的 [am]、閩語和客語的 [aŋ]、畬語的 [haŋ] 等，因此難免會令人懷疑這些方言的 Q2 是 Q1 和「唔」拼合的結果。¹⁵⁴ 由於「敢」是近代漢語及現代的南北方言都有的 Q2，而且我們所見的其他 Q2 也不能排除與它有同源關係，因此我們就只看「敢」是否有可能來自「Q1-唔」。

假設「敢」是來自「Q1-唔」，就會面臨以下兩點困難：1. 「Q-neg-VP」中性問句並不普遍，絕大多數的方言的同形問句是反問句，而且其中的 neg 是保持否定作用的；2. 難以解釋「敢」問句的歷史及其在方言中的分布。近代漢語文獻和晉語並不用否定詞「唔」，如果「敢」是來自「Q1-唔」，那就只能假定「敢」是從南方方言傳來的，但我們很懷疑南方方言能對北方話造成這樣的影響。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還是同意疑問副詞「敢」是由助動詞轉成的傳統說法。

疑問副詞的「敢」是由「膽敢」義轉變而來，這大概是今日的主流看法。劉堅等 (1992:247) 指出，助動詞「敢」虛化為疑問副詞是在反問句這語境中形成的。其過程是：助動詞「敢」因用在反問句而有「豈敢」之意，且因慣用而沾帶了反詰副詞的意味，進而虛化為一個疑問副詞。「敢」做疑問副詞，最初多表反詰，少有中性詢問的用法。

我們可以接受疑問副詞「敢」是由助動詞「敢」虛化而來的觀點，但是不大能同意「敢」作疑問副詞最初是多表反詰的說法。如其所述，助動詞「敢」最初因用在反問句而有「豈敢」之意；可是上古漢語及中古漢語這種意義的「敢」常以「敢有」、「敢問」、「敢不」的形式出現，「敢」的「膽敢」義基本上並未消失，因此還不能算是表示疑問或反詰的副詞，文獻上「敢」真正虛化為疑問副詞的時間是在近代漢語時期。只是和上古漢語的助動詞「敢」問句不同，近代漢語的疑問副詞「敢」多為測度用法。測度用法是信大於疑，預設有肯定的回答，反詰用法是疑大於信，預設有否定的回答，二者的功能是相背的。近代漢語的「敢-VP」問句之例多為測度而少有反詰的，¹⁵⁵ 且測度的「敢-VP」之例多為「敢是」，「是」以外的動詞例子是不多的。

就像近代漢語，現代方言的「敢」問句也多非中性問。如果說疑問副詞「敢」是由助動詞「敢」轉成的，那麼要如何解釋「敢」問句多非中性問的現象呢？

¹⁵⁴ 閩、客語都有 Q1 和 Q2，這些 Q2 的聲母與客、贛語及江淮官話的 Q1 大抵一致，如果 Q2 是 Q1 合併「唔」的結果，倒是可以用來解釋這種平行現象。

¹⁵⁵ 如果「敢」是來自「Q1-唔」，這個問題倒是不難解釋。假定「Q-X」是用為對 X 疑大於信的反問句，那麼「Q-neg-X」就相當於對 X 信大於疑的測度句。如果「敢」問句是由「Q-唔-VP」問句造成的，就不難解釋近代漢語為何常用為測度問而罕用為反詰問。

上古漢語的「敢有」問句主要是用來對屬下的威嚇，有「不該有」之意含；「敢問」含有「本不該問而問」之意。由「不允許發生」到「預期不會發生」算是自然的語義轉變，這或許是「敢」虛化為反詰副詞的基礎。但是反詰的「敢-VP」又如何轉變為測度或中性問的「敢-VP」呢？其實無論是測度還是反詰，和中性問之間的分際都不是很清楚的，這在語言中是常見的現象。可以這麼推想，「敢-VP」先由反詰轉為中性問，然後再轉為測度問。由於「敢」問句在歷史中本就較少用為中性問，方言的選擇也跟著有其偏向，¹⁵⁶ 使用上也常和其他的中性問句有所區隔。

劉堅等 (1992) 還拿「可」、「敢」有相類的發展來證明疑問副詞「敢」是由助動詞轉成的。雖然疑問副詞「可」是否由助動詞「可」轉變而來還有爭議，「可」問句用作中性問句也比「敢」問句為常，其他語言是否有同樣的演變也還有待證明，¹⁵⁷ 但是由於我們還可以為這兩個詞的演變過程找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疑問副詞「敢」是由助動詞轉變而來還是目前較可接受的一個觀點。

7.4 「無唔無」、「無無」問句與「Q-neg-V(N)P」的關係

方言中有一種「無唔無-V(N)P」、「無無-V(N)P」的問句，我們認為這種句式的發展和「Q-無-V(N)P」問句的存在有關。

僅就地域關係而言，「無唔無-V(N)P」、「無無-V(N)P」問句主要就是分布在有「Q-無-V(N)P」的方言或其鄰近區域的。

據項夢冰 (1997)，連城新泉客語詢問存有的問句形式相當多樣。例如：¹⁵⁸

- (172) a. 無唔無紙票？ b. 無³⁵無紙票？ c. 無³⁵⁵⁵紙票？（有沒有鈔票）
(173) a. 有無唔無紙票？ b. 有無³⁵無紙票？ c. 有無³⁵⁵⁵紙票？
 d. 有無³⁵紙票？ e. 有³⁵無紙票？
(174) a. 有紙票無唔無？ b. 有紙票無³⁵無？ c. 有紙票無³⁵？

¹⁵⁶ 現代方言的「敢」問句有偏於測度的，也有偏於反詰的，二者發生之先後尚有待探討。閩南語的「敢」有[kā]和[kam]二讀，前者屬較古老的層次（參注 114），偏於測度問，後者則主要用為反詰或中性問。這樣看來，閩南語的[kā]問句比較接近近代漢語文獻的情形，而[kam]問句的用法不排除是受到客語的影響。

¹⁵⁷ 參 Heine & Kuteva (2002)。

¹⁵⁸ 項夢冰 (1990) 舉的句式和項夢冰 (1997) 稍有出入，有的句式只見於 (1997) 而不見於 (1990)，反之亦然。這裡的句式以項夢冰 (1997) 為準；為了便於討論，句例的排列方式也有所更動。

(172)-(174) 都有「無唔無」和「無³⁵無」，(172)、(173) 也都有「無³⁵⁵⁵」；三例的主要差別是 (173) 各句的「無」前面都有一個「有」，而 (174) 的「無唔無」、「無³⁵無」都位於句子後頭。項夢冰 (1990, 1997) 指出，以上例子中的「無³⁵無」是由「無唔無」合併而成的，而「無³⁵⁵⁵」是由「無³⁵無」進一步合併而成。¹⁵⁹ 這個說法是可以接受的，只是他對「無唔無」以及 (173)、(174) 的由來還沒有提出一個合理的說明。

我們認為，連城會有這麼多問句形式，應是在「有無-NP」、「Q-無-NP」、「V-neg-V-(O)」等句式交互作用下陸續產生的。「有無-NP」問句在客語中算是常見的，應是連城存有問句中發生僅次於「有-NP-無」的句式，¹⁶⁰ 其後才有「Q-無-NP」進來。¹⁶¹ 「V-neg-V-(O)」是連城較新的問句形式，現在已很常見。這種句式是由重疊動詞的規則所產生的，這個規則本可適用於所有的動詞；¹⁶² 但連城不像有些方言那樣產生「有唔有」卻使用不大合乎邏輯的「無唔無」，這點就頗耐人尋味。¹⁶³ 我們認為連城本有「Q-無-NP」，當「V-neg-V-(O)」的句式傳入連城時，因為「無」是「Q-無-NP」的主要動詞，連城人把它用重疊律轉換為「V-neg-V-(O)」時，就造出 (172a) 的句式出來，再由此依次產生 (172b) 和 (172c) 的句式。一旦 (172a) 和 (172b) 的句式產生，「無唔無」和「無³⁵無」就可以單獨用作問句，也可以用作附加問句，這就產生了 (174a) 和 (174b) 的句式。¹⁶⁴ 有了 (174a) 和 (174b) 這種句式，「無唔無」和「無³⁵無」的功能就被視同句末的「無」，進一步並視同「有無-NP」的「無」，就可以用來替換「有無-NP」的「無」而產生 (173a) 和 (173b)，接著再由 (173b) 產生 (173c)。

¹⁵⁹ 這種刪略過程也可以證諸其他的動詞。除了連城的「水會唔會燒」可以併為「水會³⁵會燒」再併為「水會³⁵⁵⁵燒」之外，長汀的「曾唔會食、係唔係佢、要唔要去」也可簡縮為「曾會食、係係佢、要要去」，再併為「曾食、係佢、要去」(參《長汀縣志》頁 935)。

¹⁶⁰ (173c)、(173d)、(173e) 都可算是「有無-NP」的變式，只是大概都不是本有的「有無-NP」問句。(173c) 是 (173b) 簡縮而成；(173d) 或者是 (173c) 的簡縮，或者「無」本是來自句末的助詞「無」；至於 (173e)，「有³⁵無」的「有³⁵」有可能是受到「無³⁵無」問句的影響而起的調值變化。

¹⁶¹ 雖然現在的連城新泉看不到「Q-無-NP」問句，但鄰近的江西瑞金就有這種問句。連城周遭還有不少的方言使用「Q-neg-V(N)P」，其間的互動關係值得探討。

¹⁶² 但有的方言仍維持使用「有有」問句，也就是說這個新進入的「V-neg-V-(O)」句式並沒有適用到動詞「有」上，這是方言不同的選擇。

¹⁶³ 項夢冰 (1997:396) 認為「無唔無 NP」是受到官話「有沒有 NP」和「有 NP 沒有」影響下產生的雜揉句式，但沒有說明如何產生。

¹⁶⁴ (174c) 的句式未必是由 (174b) 進一步發展出來的，因為「無³⁵」也是一般的疑問助詞，而由實詞演變而來的疑問助詞有不同於原詞的聲調也是常見的。

江西零都與連城相近，也有如 (175) 的句式，也應是省略「唔」的結果。與連城相近的會昌有如例 (176) 的句式。過去把它分析為「Q-VP」，比較了連城的例子，會昌的「無」有可能也是「無無」進一步緊縮而得到的。

(175) 桶裡有 [mɔʔ] 有 [mɔ] 水？（客語：江西零都）¹⁶⁵

(176) 至今無來得贏？（客語：江西會昌）¹⁶⁶

根據張敏 (1990:67)，淮陰和洪澤有一種表示已然體的「沒沒-VP」問句，形式看來與連城新泉的「無無-O」相類。例如：

(177) 沒沒上學哪？沒沒吃過哪？沒沒喝酒啊？（江淮官話：淮陰）

(178) 沒沒睡啊？沒沒起來啊？沒沒吃過啊？（江淮官話：洪澤）

淮陰、洪澤是屬於可以使用「VV-(O)」問句的方言，這種問句是「V-neg-V-(O)」省略 neg 而成的。張敏認為淮陰話和洪澤話「沒沒-VP」的形成是為了避免和未然體相混。如果所說為是，那麼就與連城新泉話「無無-NP」的形成方式不同。只是如果淮陰話和洪澤話用「有有-VP」來表達已然體，我們看不出哪裡會和未然體的句子造成相混。雖然淮陰話在「V-neg-V-(O)」之外也還採用「還-VP」問句，但畢竟不是「Q-neg-V(N)P」問句，因此很難說這個方言「沒沒-VP」的產生和連城「無無-O」的產生方式是否有關，這個問題也只能留待將來方言資料較為充足時再來探討了。

江西定南有一種句式的形成方式可以拿來和連城的「無唔無-NP」相比較。例如：

(179) 該籃菜你阿掂唔動？（客語：江西定南）¹⁶⁷

如 7.2 節所述，定南方言有「Q-唔-VP」問句。我們認為，當地人把否定詞「唔 [m]」視為這種問句中與動詞相伴的一個附屬詞，因此在構造能性述補結構時，也就把「唔」用作述補式的一個組成分子了。這又是「Q-neg」對方言的組

¹⁶⁵ 參謝留文 (1995:209)。「VV-(O)」問句是省略否定詞「唔」的結果。這個方言構成「VV-(O)」問句時第一個 V 都有喉塞音尾，不知何故。

¹⁶⁶ 例句參劉綸鑫 (1999:748)。

¹⁶⁷ 例句參《定南縣志》(頁 761)。

構句式發生影響的另一事例。安徽太湖的贛語也有同類的句式（如例(180)），不能確定是否受到客語的影響。

(180) 他吃到飯，你個吃不得？（贛語：安徽太湖）¹⁶⁸

膠遼官話也有相類的情況。在某些方言中，當謂語是能性述補結構時，會把「是」和「不」拆開來構成問句。例如：

(181) 作業你是做不完？（作業你做得完做不完）（膠遼官話：山東文登）¹⁶⁹

(182) 是走不動？（走得動走不動）（膠遼官話：山東牟平）¹⁷⁰

羅福騰(1981)把膠遼官話的「是不」當作一個疑問單位，但張敏(1990:81)根據牟平發音人的語感以及文登之例而認為膠遼官話的「是不VP」的「是」是個強調成分，且其中的「不VP」是「V不VP」省略第一個V而成。然而這個假設規則不大能適用於這種方言的能性述補結構上，而且也很難說明為何要省略以及省略可能造成的歧義。我們認為該方言問句的「是」和「不」的拆開與其述補結構的構成方式有關，不能用來否定「是不」是個疑問單位。山東方言的肯定能性述補結構大致是「(能)VC」而不是「V得C」，如「走得動」在牟平是說「(能)走動」；在構成問句時把「不」移到動詞和補語之間可以和表示結果的述補結構清楚的區別開來。¹⁷¹這種問句的「不」和「是」雖然是分離的，但都還是不可偏廢的疑問標記成分。把「是不」當作一個疑問單位在語法和語義上都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說明。至於「是」和「不」能夠分立不見得會是個問題，因為離合詞本就是語言中存在的現象。

以上諸式的共通點是：當新的句構引進時（如「V-neg-V」和能性述補結構），「Q-neg」或「M-neg」的neg對新句式的建構起了一定的影響作用。

¹⁶⁸ 例句參張敏(1990:32)。

¹⁶⁹ 例句參張敏(1990:81)。

¹⁷⁰ 例句參錢曾怡等(2001:287)。

¹⁷¹ 有些江淮官話既有不中插「得」的能性述補結構，同時也有「Q-VP」問句，能性述補結構要構成問句時就採用「Q-VC」句式，而不使用中插「不」的句式（參《安徽省志方言志》頁184）。

8. 結論

現代漢語的「是否-V(N)P」一般認為是古代漢語的句式，本文從歷史及方言來證明這是有問題的說法。本文認為它和「可否-VP」、「應否-VP」、「有無-V(N)P」等是同類的句式，文中就以「M-neg-V(N)P」來代表這些句式。文中指出，這種句式不但是近代漢語始見，在現代的漢語方言中也還有保存著的。

在「M-neg-V(N)P」的歷史上，「M-neg」除了「是否」以外，還有其他的形式。現代漢語有「能否、可否、應否、有否、曾否、有無」等，但是其中的「是否」是處於獨大的地位，在我們所考察的現代漢語語料中，約占總見頻的 88%。然而近代漢語曾有更多的形式，如「堪否、肯否、願否、宜否、果否、真否、已否、合無、曾無」等。這些「M-neg」出現的時間和使用之多寡並不是一致的。在這些形式中，「是否、曾否、可否、堪否、果否、應否、能否、有無、合無、曾無」等是清代之前就已經出現而且也有一定的用量，本文就利用這幾個詞語來看「M-neg-V(N)P」的發展大勢。總的來說，「有無」的句式是最早的，唐代已見。宋代出現了「是否、曾否、可否」，但仍為罕見。元代「M-neg」的用量較宋代成長了許多，也出現了「合無、曾無」，此時「M-neg」中較常使用的有「是否、有無、合無、曾無」等。明代是「M 否」較活躍的時期，形式和用量都增加了，而「合無、曾無」明顯式微。此時以「是否、曾否、應否」等為最常用。清代較為常用的是「是否、能否、可否」等，其他的形式都趨於沒落，可以說這個時代「M-neg」的使用狀況已和現代漢語接近。觀其大勢，值得注意的有三點：一，各式有起有落，其中只有「是否」不但自興起以後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演變到今日也還處於獨大的地位；二，在大部分的時段中，「M-neg」的形式與比例和現代漢語並不一致；三，「合無、曾無」今日已經消失。

對於「M-neg」各式的消長文中也有所探討。簡單的說：「合無」、「曾無」的衰微和它的方言性質有關；而「是否」的最後勝出則可以從它的功能特點來說明。

本文也討論「有無-V(N)P」、「是否-V(N)P」以及「合無-V(N)P」、「曾無-V(N)P」產生途徑。我們認為，「有無-V(N)P」是經由刪略產生的，「是否-V(N)P」是由「是」與「否」融併產生的，而「合無-V(N)P」、「曾無-V(N)P」則是經由「有無-V(N)P」的類推產生的。總之，它們是依循三種不同的演變方式產生的。

本文還附帶探討與「M-neg-V(N)P」問句形式相類的「Q-neg-V(N)P」問句，文中說明了「Q-neg-V(N)P」的性質以及它的方言分布，並進而探討該式的由來以及其與「M-neg-V(N)P」間的互動關係。

引用文獻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sieh, Miao-Ling. 2004. On the licensing of A-not-A forms in Chinese and the DP hypothesis.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0.2:68-92.
- Huang, C.-T. James. 1991. Modularity and Chinese A-not-A question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anguage: Essays in Honor of S.-Y. Kuroda*, ed. by Carol Georgopoulos & Roberta Ishihara, 305-332. Dordrecht & Boston: Kluwer.
- Yue-Hashimoto, Anne O. 1991.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dialectal grammar: a case in Souther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2:172-201.
- Yue-Hashimoto, Anne O. 1993a. The lexicon in syntactic change: lexical diffusion in Chinese syntax.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2:213-254.
- Yue-Hashimoto, Anne O. 1993b.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Paris: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Zhang, Min. 2000. Syntactic change in Southeastern Mandarin: How doe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veal a history of diffusion?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n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 Anne O. Yue, 197-242.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丁崇明. 2005. 《昆明方言語法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
- 太田辰夫. 1958. 《中國語歷史文法》。東京：江南書院。
- 王霜. 2001. 《大長山方言研究》，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王李英. 1998. 《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王素平. 2004. 《山東方言的反復問句》，北京語言大學碩士論文。
- 甘甲才. 2003. 《中山客家話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朱德熙. 1985. 〈漢語方言裡的兩種反復問句〉，《中國語文》1985.1:10-20。
- 朱德熙. 1991. 〈V-neg-VO 與 VO-neg-V 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裡的分布〉，《中國語文》1991.5:321-332。
- 何偉棠. 1993. 《增城方言志》第一分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余偉文，張振江，莊益群，宋長棟. 2001. 《粵北樂昌土話》。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余靄芹. 1988. 〈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23-41。
- 余靄芹. 1992. 〈廣東開平方言中的中性問句〉，《中國語文》1992.4:279-286。
- 吳中杰. 2004. 《畬族語言研究》，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李焱. 2003. 〈《醒世姻緣傳》正反疑問句研究〉,《古漢語研究》2003.3:57-61。
- 李子玲, 柯彼德. 1996. 〈新加坡潮州方言中的三種正反問句〉,《語言研究》1996.2: 65-73。
- 李如龍, 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延瑞. 1987. 〈福州話反復問句的特點〉,《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 1987.3: 94-102。
- 李崇興, 黃樹先, 邵則遂. 1998. 《元語言詞典》。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汪如東. 1994. 〈海安方言的「可 VP」句式〉,《淮海工學院學報》1994.1:99-107。
- 邢向東. 2002. 《神木方言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
- 邢向東, 張永勝. 1997. 《內蒙古西部方言語法研究》。呼和浩特: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周日健. 1990. 《新豐方言志》。廣州: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林寒生. 2002. 《閩東方言詞彙語法研究》。昆明: 雲南大學出版社。
- 姜嵐. 2006. 《威海方言調查研究》。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 施其生. 2000. 〈閩南方言中性問句的類型及其變化〉, 丁邦新、余靄芹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 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 299-318。台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
- 秋谷裕幸. 2005. 《浙南的閩東區方言》。台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凌慈房. 1957. 〈龍南話裡的一些語法現象(客家方言裡的一些語法現象)〉,《中國語文》1957.11:29-32。
- 孫宏開. 1995. 〈藏緬語疑問方式試析——兼論漢語、藏緬語特指問句的構成和來源〉,《民族語文》1995.5:1-11。
- 殷相印. 2006. 《微山方言語法研究》, 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馬國凡, 邢向東, 馬叔駿. 1997. 《內蒙古漢語方言志》。呼和浩特: 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 徐慧. 2001. 《益陽方言語法研究》。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張敏. 1990. 《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 共時分布及其歷時蘊含》, 北京大學博士論文。
- 張雙慶主編. 2004. 《連州土話研究》。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 曹志耘, 秋谷裕幸, 太田齋, 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 好文出版。
- 郭校珍. 2005. 〈山西晉語的疑問系統及其反復問句〉,《語文研究》2005.2:49-54, 61。
- 郭校珍. 2008. 《山西晉語語法專題研究》。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延河. 1985. 〈惠東長坑畬語疑問句的基本結構〉,《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學報》1-2:97-103。
- 陳章太, 李如龍. 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澤平. 1998a. 〈福州話的否定詞與反復疑問句〉,《方言》1998.1:63-70。
- 陳澤平. 1998b.《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游文良. 2002.《畬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雲惟利. 2004.《一種方言在兩地三代間的變異：文昌話和漳州話在本土與海外的時地差異》。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項夢冰. 1990. 〈連城（新泉）話的反復問句〉,《方言》1990.2:126-134。
- 項夢冰. 1997.《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馮春田. 2002. 〈《醒世姻緣傳》與現代山東方言的“可不”類句式〉,《古漢語研究》2002.2:34-37。
- 馮春田. 2003.《《聊齋俚曲》語法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馮愛珍. 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黃正德. 1989. 〈漢語正反問句的模組語法〉,《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與文字組）下冊, 679-705。台北：中央研究院。
- 黃伯榮主編. 1996.《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
- 楊秀芳. 1999. 〈方言本字研究探義法〉, 貝羅貝、孫朝奮主編《*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299-326。Paris: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溫端政. 1991.《蒼南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詹伯慧. 2002.《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劉叔新. 2007.《東江中上游土語群研究——粵語惠河系探考》。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劉堅, 江藍生, 白維國, 曹廣順. 1992.《近代漢語虛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劉勛寧. 1998. 〈秦晉方言的反復問句〉,《現代漢語研究》, 115-134。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劉綸鑫. 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劉綸鑫. 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劉澤民. 2006.《瑞金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潘韶穎. 2003. 〈福州亭江方言的疑問句研究——以反復問句為中心〉, 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計畫研討會論文。廣州：中山大學。

- 鄭張尚芳. 2002. 〈漢語方言異常音讀的分層及滯古層次分析〉, 何大安主編《南北是非: 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 97-128。台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鄭懿德. 1985. 〈福州方言的有字句〉, 《方言》1985.4:309-313。
- 鄧麗君. 2006. 《龍川縣客家話的 [K-VP] 問句——兼論粵贛地區該句型的分布與歷史來源》, 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錢乃榮. 1992. 《當代吳語研究》。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錢曾怡主編. 2001. 《山東方言研究》。濟南: 齊魯書社。
- 鮑士杰. 2005. 《說說杭州話》。杭州: 杭州出版社。
- 謝旭慧. 2001. 〈玉山話疑問副詞「可」及其相關句式〉, 《上饒師範學院學報》21.2:79-82。
- 謝留文. 1995. 〈客家方言裡的一種反復問句〉, 《方言》1995.3:208-210。
- 鍾榮富. 2000. 〈客家話的疑問句〉, 《漢學研究》18:147-174。
- 藍小鈴. 1999. 《閩西客家方言》。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 魏岫明. 1995. 〈論福州方言的否定詞及正反問句〉, 《台大中文學報》7:253-279。
- 魏培泉. 2007. 〈從否定詞到疑問助詞〉, 《中國語言學集刊》1.2:23-57。
- 羅福騰. 1981. 〈牟平方言的比較句和反復問句〉, 《方言》1981.4:284-286。
- 羅福騰. 1996a. 〈《醒世姻緣傳》的反復問句〉, 《語文研究》1996.1:31-33。
- 羅福騰. 1996b. 〈山東方言裡的反復問句〉, 《方言》1996.3:229-234。
- 羅福騰. 1996c. 〈蒲松齡《聊齋俚曲集》中的反復問句〉, 《古漢語研究》1996.1:91-92。
- 大余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0. 《大余縣志》。海口: 三環出版社。
- 尤溪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89. 《尤溪縣志》。福州: 福建省地圖出版社。
- 全南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6. 《全南縣志》。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7. 《安徽省志·方言志》。北京: 方志出版社。
- 江西省雩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1. 《雩都縣志》。北京: 新華出版社。
- 江西省尋烏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6. 《尋烏縣志》。北京: 新華出版社。
- 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江蘇省志·方言志》。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 和平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9. 《和平縣志》。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定南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0. 《定南縣志》(內部發行)。定南: 定南縣志編纂委員會。
- 河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0. 《河源縣志》。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 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3. 《長汀縣志》。鄭州: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翁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7. 《翁源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連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1. 《連江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新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新豐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遂川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6. 《遂川縣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寧德市志》。福州：中華書局。
- 福安畚族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福安畚族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0. 《福州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4. 《福州市畚族志》。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
-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閩東畚族志編纂委員會編. 2000. 《閩東畚族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潮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潮州市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龍川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4. 《龍川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龍南縣志編修工作委員會編. 1996. 《龍南縣志》。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霞浦縣民族事務委員會霞浦縣畚族志編寫組編. 1993. 《霞浦縣畚族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豐順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豐順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羅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羅源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Received 28 October 2008; revised 15 May 2009; accepted 13 October 2009]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weipc@gate.sinica.edu.tw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rogative Structure *shi fou*-V(N)P

Pei-chuan Wei

Academia Sinica

It has often been claimed that the modern Chinese interrogative form *shi fou*-V(N)P has its origin in Old Chinese, but no textual evidence for it has ever been found predating Early Mandarin. This study treats *shi fou*-V(N)P and three other forms, *ke fou*-VP, *ying fou*-VP and *you wu*-V(N)P, as instances of a general structure with the form M-neg-V(N)P. The general form M-neg-V(N)P is found not only in early and modern Mandarin, but also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This study first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and uses of this structure in both historical texts and contemporary dialects, and then considers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M-neg-V(N)P,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a similar interrogative structure, Q-neg-V(N)P. The features and dialectal distribution of this second structure are also investigated, and its origins and interaction with M-neg-V(N)P examined.

Key words: *shi fou*, A-not-A question, interrogative adverb, negative, modal verb